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_臣程炎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_臣莊承簪

謄錄監生_臣黃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三

宋 林駟 撰

策試

窮居憂天下之事布衣言當世之政此正試士以策之意也古人數納以言之意遠矣其所以謀及庶人咨爾有衆者惟設科之策耳然策所以陳時務也問以時政之得失咨以生民之利病欲其有裨國議也名之以敢言稱之以極諫欲其無有隱情也士而無志於世則已

苟有志焉則條對洋洋皆正大剛直之言持論鯁鯁盡
激厲奮發之氣孰肯以得失計較恐其見黜不肯極言

時政以貽先輩之議哉

劉罷之云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中侃侃似乎

有用不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為重
豈欲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是士人初入仕上之人
已教之諂也或有沽激慷慨之士未必有
益僧孺宗閔對策極詆時政遂成牛李黨且漢之以策

對者始於晁錯

漢文帝初年求賢
良是錯對策第一

自錯而下如董如宏

如欽永皆以策舉也

並本傳

唐以策著者始於裴均自均

而下如牛如元白如劉蕡皆以策顯也其間筆勢翩翩

言論灑灑鏗鏘於漢唐之間亦皆足取也然君子求其
有關於天下之大計有裨國家之大議期無愧於切時
之論則仲舒劉蕡上策也而宏欽永裴元白之流特下
策耳方武帝即位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也今觀三
篇之對議論淵源理義醞藉勉強行道之論正心正官
之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也不少彼公孫欽永何為哉且
武帝中年元成末代之際其策賢良之意正為災異權
臣而發也宏則誣水旱以獻諛其與仲舒天心仁愛之

意為孰切欽則援申伯以附鳳其視仲舒正朝廷之意為孰優永則托後宮以市直其與仲舒論初政之意為

孰明

並本傳

嗚呼捨心腹之疾而論皮膚之患君子謂之

不知務方文宗即位之初其時務亦莫切於謹始也今觀方正一篇勁氣直節凜凜逼人攻藩鎮之強痛斥閹寺之橫其有益於唐之初政也不誣彼僧孺元白何為哉且憲宗元和之時其策制科之意正為強藩強閹而發也僧孺之言法令詔令其與蕢之攻藩臣者為如

何積之論通經設科其與蕢之排闥寺者為如何白之

條正觀開元禮樂其與蕢之談謹始者又如何並本傳鳴

呼棄豺狼而問狐狸君子尤謂之不知務嗟夫士君子

之平居暇日擊節伊周高談孔孟議論動人灑然可聽

去取念重卷舌自默此所謂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

也尚安有所學哉國朝之策試有二曰制科曰進士國

初以詩賦取士蓋循唐制之舊所謂策試者特施之制

科耳太平興國三年上御講武殿試禮部合格人加論一首自是以一題為準又國朝制科廷試策一道

熙寧三年以策取士蓋因呂公著之請所謂制科者已

罷策試耳

熙寧三年先是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意已亥上御集英

時進士初就席有司權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也上曰對策亦可以盡人才愈於用詩賦遂賜陸佃葉祖洽以下及第時蘇軾為考官以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乃擬答以對韓維呂惠卿初考阿附者皆在高等言直者在下等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陸佃初第五以和新法升第二范鉞直詆時政皆在下至於熙寧四年安石請更貢舉條制於是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立新制殿試第一道限一千字以上分五等又七年詔進士卷罷詞賦所試此其治與制舉無異其賢良方正等科乞並停罷從之

革之由也然觀其名公碩望輩出科目議論表表洋乎

董劉之對蓋非欽永元白望其下風張方平平戎十策

傑然於賢良之科

張方平以茂才異等權校書郎又以賢良方正中選試平戎十策呂夷簡

曰六科得人矣又

蘇子由直言君相拔出於方正之對

嘉祐六年試賢良方正軾第三等轍第四等轍語切直司馬光考入第三等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請黜之上曰求直言以直言去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為辭韓琦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此制科之得人也范鉞當熙寧之初直詆時政而不

恤大臣之怒

見

張九成當紹興之時公言百執而不憚

天子之嫌紹興二年御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為上說
佞者降之遂賜張九成以下及第上曰九成
策上自朕躬下及百執言之無
所避擢為首選其誰曰不然
此進士之得人也上以

直言求之下以直言應之雖古君臣規戒之意亦不過

是也雖然司馬君實之司文衡則東坡之策以直對上見

呂惠卿之任考校毋怪葉祖洽之不奉新法也見此先

輩所謂對者之是非在考官之去取誠至論歟元祐中

曰天子臨軒發策豈非近古良法耶至
於對者之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

書法

昔東坡嘗言詩至杜子美書至顏魯公及題唐書後又
曰顏魯公書雄秀獨出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夫坡公
之稱顏書而必及杜詩者果何見哉蓋顏之筆態有天
縱自然之妙即杜詩之自為一家也顏之精神形於以
死赴國之時即杜公之憂國愛君也噫不得於心而泥
於古人之陳迹不適於用而工於紙上之妙墨安足與
語古今之書哉

東坡嘗曰詩至於杜子美書至於吳道子書至於顏魯公且虞世南

之所稱五絕而書翰居其一世南之書固可喜也而所

學者禪氏之遺耳

唐書虞世南傳

薛稷之書雖稱筆態道麗時

人無及然拘拘於世南遂良之舊蹟

唐書薛稷傳

歐陽尺牘

所傳人以為法書亦可貴也而所倣者羲之之書至其

子通雖曰不擇紙筆皆得如意然又切切於其父之遺

法

同上

依傍繩墨摹放規矩得則得矣而無胷中之活法

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唐之柳公權其有聲於一時者

人固推重觀其與君論筆法之妙不求於筆而求於心

盖有得於虛精靜思之間則抑之書雖未工而亦工盖

以其自得於心也

穆宗問柳公權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穆宗知其以筆諫

也且霧捲霞收狀若踈而復密鍾繇鳳翥龍蟠勢如斜而

反直

王逸少

病其疲則有若隆冬之折木患其拘則有若

嚴家之餓隸此筆法之雄健也

王獻之字勢踈疲如隆冬之折木雖枯朽而無

屈伸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雖羈羸而不放縱

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

蛇此筆體之和緩也

蕭子雲

釵頭屈玉鼎足垂金何雅麗

也

李斯

行間玉潤字裏金生何俊拔也

褚遂良

有風流間媚

號伯喈中興者

韓擇木

有八分精妙法衛家傳者蔡有隣與

通墨妙曲盡筆精善則善矣而區區於無用之工巧君子固得以議之若乃漢之蔡中郎其筆法傳於當時者不知其幾觀其西京太學之石經開晤後學訂正聖經使無魚魯之失則蔡之書雖未工而猶工何者以其有濟於用也

蔡邕書六經刻之石立於太學天下學者爭觀之

吾觀司馬溫公隸

書家人中庸二篇皆修身齊家之道至起高宗嘉嘆之

旨此溫公之書有裨於君也如此豈但公權之意哉

繫年

錄紹興六年上曰司馬光隸書甚似漢人所書家人及中庸皆脩身齊家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

蘇文

忠所書無非正論亦起高宗稱賞之音此蘇公之書有關於世也如此豈特蔡中郎石經之字哉

聖政建炎四年張守奏昨

聞聖訓蘇軾書無非正論言皆有益不獨取其字畫之工而已

行將鐫石鼓之文勒燕

然之碑請執筆以往

方言

揚子雲作方言識者忤之

揚雄作方言

劉子元欲作方言志

而未果當世以為恨

史通

久矣哉四方言語之不可不知

也雖然不易知也撐犂孤塗陸機猶莫之知況下於機

者乎

漢書摯犁孤塗單于摯犁天也孤塗子也單于魏言大天子也陸機讀史不識摯犁二字何哉

冒踰糟使無田恭則朱輔其何錄

東漢作都夷傳朱輔上疏王唐散等慕化

歸義作詩三章述夷之語辭意難正有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遠夷樂德歌詩曰提宮隗里魏冒踰糟提宮

隗里言大漢是治也親冒踰糟言與天合意也云云愚嘗採方言之所以異矣夫

陳湯傳既曰母鼓西域傳又曰母寡是一字而二音也

母鼓出陳湯傳母寡出前西域傳班史既曰龜茲而為邱慈范史又曰

龜茲而為屈沮是一字而三音也

龜茲二字西漢音邱慈東漢音屈沮此

猶可曰是夷習之未定也然楚自克庸其文物有可觀

者而曰馮曰羌何陋也

楚詞憑不厭乎求索羌內蜀自恕以及人皆楚人語也

文翁之化其儒學蓋彬彬然而以一為蜀何訛也

揚子方言

曰一蜀也郭璞注蜀與獨同

此猶可曰是舊染之未洗也若夫南方

都之音豬宋人來之音離此中國衣冠之所萃禮樂之

自出而乃如是耶

禮記汙其宮而豬焉注南方以都為豬又宋人歌曰于思于思弃甲復

來音離

又匡衡傳毋說詩匡鼎來亦音離

居之為姬但之為地在魯有焉

檀弓何居注音姬齊魯之間語助丙吉魯人吉曰西曹地忍之注地但也邾曰邾婁得來曰

登來在齊有焉

公羊齊人稱邾皆曰邾婁又禮記亦謂邾婁又公羊云登來音得來此齊人

語也此文學之天性聖賢之舊居而亦如是耶至吾聖人

亦有以而為如者吾孟子有所謂施云者抑聖賢不能

自拔於流俗歟

春秋莊七年星隕如雨注如雨如而也星隕而雨也語亦云宗廟之事如會同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訓而字又孟子云孟施舍注孟姓也舍名也施發音也蓋五方殊性從

古固然水土異宜習俗難變如吳楚輕淺燕趙重濁秦

隴則去聲多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江東取類與河北復

殊莊嶽齊音雖衆楚莫之變焉可以是律之天下哉是

故中土且莫之一况外俗乎聖人且不能免况他人乎

且陳勝傳謂多為夥楚元王傳謂空為丘

陳勝傳以多為夥又楚

元王傳謂空為丘

王式傳謂丘為區是以意而釋也

儒林王式傳以丘為

區又

以案為語辭見於蘭陵三十二篇

荀子多有案字為語辭也

以頤為楚語之助見於史記陳涉世家

史記陳涉世家以頤為語助

以那為去聲而亦為語助見於韓伯林傳是以字而助

也

漢書韓伯林傳云汝是韓伯林那注語助

不特此耳指襟紐為衣舡杜詩

有之天子呼來不上舡之證也

杜甫八仙歌

指簞為桃笙柳

詩有之蒲扇桃笙安可帶之證也

柳文詩類

他如稱浦為步

韓碑言之

韓文碑有步有新
缸蓋指步為浦

安移於齊戰國策有之

戰國

策云安移也
齊安移於梁

一憐字而為愛為哀

揚子雲方言撫者憐
愛也又云撫矜憐

者憐
哀也

一怒字而為憂為思子雲方言有之是又隨俗變

通與時稱謂其不一也如此

方言濟聽怒慈相憂也
又云鬱悠怒惟慮顧念

靖慎乃
思也

嗚呼達書名於四方通言語於重譯此亦士君

子之責無蹈陸機朱輔之失

鄉評

甚哉鄉黨公論所自出也蓋人之行義能掩於人之所

不知而不能逃乎衆議能修於其家而不能隱乎有司

昔者周之鄉里選舉也閭胥既書其孝悌族師又書其

任恤黨正又書其道藝而所書者非一人月吉既攷之

族師歲終又攷之

閭胥

三年大比又攷之

鄉大夫

而所攷非一

日

並周禮

則由鄉而之學由學而之司馬無非平日所素

稱之賢然所以至是者有教化之官以訓之有學校之

地以養之此選舉所以為良法歟周轍不西上無善教

一變而為諸侯之客再變而為州縣之吏漢興以來此

意猶古鄉置三老人猶知教化也

漢百官表上三老
秦置掌教化又

漢高紀漢元年置鄉三老
時董公以三老能遮說

科立孝廉而人尚知德行也

惠帝即位立孝
廉力田之科

其人果賢耶則公議終不掄其善其人

果不賢耶則終身不齒鄉閭之論故武帝求賢良國人

共推公孫宏以充賦

公孫宏傳

萬石君以孝謹聞郡國特以

其子為郎中令

本傳

一推兒寬則曰知之久矣

本傳

一言蕭

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

本傳

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

名

本傳

是其人之賢有不可揜也如此至酈生家貧落魄

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

節不得與諸儒州里之論

並本傳

其人之不肖亦豈欺人

之不知哉推原其由意漢初置三老設孝廉有教化作
成之功歟自後或采於閭閻或取於科舉而鄉里之公
是非泯矣國朝雖無閭胥族師之官而選舉猶有周人
忠厚之意雖無黨庠遂序之名而學校猶有周人教養
之實昔范仲淹嘗謂省試封彌解試不封彌良以解發
考其行履南省考其藝業則選舉之意猶周也

范仲淹言外出

發解本鄉舉里選之意又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莚業
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問之加用封彌不見名字大
非里選之本意也臣請定外郡解發須是履行無惡莚
業及等者方得解薦不封彌試卷南省考試之人已經
本鄉詢考履行須却封彌
試卷精考莚業定奪高下
宋祁王拱辰嘗謂士皆土著
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而薦選之於是詔

天下皆立學則教養之意猶周也

慶歷四年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梅

摯曾公亮王洙孫甫等皆曰參考衆說取其便於今者
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
則學者修飭矣故為設立學舍保任薦送之法於是分
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以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士
須在學習業三
百日乃聽秋試
故柳仲塗之有聲於場屋先獻文軸遂

居首選是以終身之學業決有司之選舉也

長編天聖三年詔自

今不試所業古制先於所薦選試下考試所業方聽取解故抑仲塗以文軸投主司張景惟袖一書簾前取之

王復之素聞於西京有司稱賞預先解發是以平時之

銓次為此日之定論也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

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有知名進士十人遊希深永叔之門王復王尚恭為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中師魯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為試官王復欲往請作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

張公詠之試大名也將

畢時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

以張公首薦而公推張覃為第一

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寇準同舉大名府

議將首薦詠詠以同郡張阜素有文
行即與冠公請以阜為冠士論多之
蔡公齊之策萊州

也將以蔡公首薦而公推史防為第一

蔡齊萊州人州舉進士第一以

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已居其後

嗚呼令聞令望不惟衆論多之而有司

亦採之不惟有司採之而同列亦推之此其公道在天
下公論在人心何其昭昭如是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吾於國朝三嘆三詠云

慶歷人材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此徂徠之頌也

石介作聖德詩曰於維慶歷一年三

月云云維明道初天地嘉吉云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新除諫官朝野

相歡此蔡襄之詩也

慶厯初除歐公王素余靖為諫官蔡襄有詩御筆新除三諫官紛然

朝野盡相歡上聞之亦除蔡襄為諫官

嗟夫於維慶厯君子道泰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深矣哉仁宗善養之仁也蓋自五閏彫陋

人物骭髀草茅岩穴韜光晦迹此正六陰之極我宋龍

興士類奮起科目網羅縉紳推輓此正一陽之萌三聖

相承日加培植至於仁廟頂背相望乃六陽之盛也然

乾興之初私論猶勝丁謂之魄已息而欽若之脉猶存

乾興初丁謂移逐時王欽若為相

馮拯之猶方去而利用之蔓復滋

乾興

初罷馮拯時曹利用尚薦張遜為相

是時也人才雖進而未伸天聖之間

黨論方熾伏閣之爭此雖公論如夷簡之斥逐何

明道二年

郭皇后見疎范諷言后無子當廢呂夷簡贊其言仲淹孔道輔孫祖德蔣堂郭勸馬絳段少連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夷簡奏臺諫伏閤非美事乃逐道輔等

貽書之責此雖盛事如若訥之

不肖何是時也人才雖伸而未盛

司諫高若訥言仲淹貶職臣不敢妄有營

救今歐陽修貽書責臣不能辨仲淹非事恐中外聞之天子以意遷逐賢人所損不細貶修為夷陵縣令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

迨天地嘉吉善類

吐氣誦石介之詩詠蔡襄之句而後知人材之川涌雲

集矣自今觀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非溢美也受遺輔

政有始有卒與韓公協力者有曾公焉

石介詩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

屬大事重厚如勃又曾公亮謹畏周密內億萬維生

外無間言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張安世公手撫摩非誇詞也中庭拜麻相慶相賀與富公齊名

者有潞公焉

蘇公頌富鄭公曰北至燕然南至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又長編文彥博與富

弼同拜麻是日士夫以得人相賀天下謂之文富上曰吾得二相賢于夢卜矣此宰相之德望

也契丹入使稱嘆得人則德用其人

仁宗朝王德用再入樞府為使是時

富弼偕契丹使來德用侔射使者曰天子元昊納款士以公典樞府而用富公為相可謂得人矣

夫交賀則仲淹其人

慶歷初元昊納款遂詔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而士夫

酌酒相賀曰上用韓范非惟社稷之幸乃天下生民之幸

忠純可紀玉音稱賞非薛

奎乎

事

忠鯁自任戚畹側目非宗道乎此參樞之節槩

也拾遺錄魯宗道為參政忠鯁自任時人謂魚頭公貴戚皆側目叩鑲大呼不曰忤旨

孔道輔范仲淹等伏奏垂拱殿門叩銅鑲大呼

叩搨論事不曰沽名

慶歷聖德詩惟脩惟

靖立朝謙謙言論礪硎忠誠時達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于榻

臺諫之風采可

想也椒房之冊翰林不進

宋祁入翰林當張貴妃制初行冊禮而祁乃以誥進妃怒

抵于地曰何學士敢招提之記學士不草翰苑之節操

輕人遂落職知許州

可敬也翰林學士蔡齊知河南府羅崇勲趣上脩崇德寺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遲其記不上崇勲

怒譏于太后命齊出守魯宗道固留之不能得太后諭宰相取記齊始上之

敕出唐介何刻

封還

家塾記嘉祐五年唐介知荊州教過門下知封駁事何刻封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詔

介復知諫院如故

敕除懷敏胡宿繳駁給舍之清忠鯁論又何

其凜凜也

楊懷敏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謂宰相曰前代有此

故事否彥博曰近來富以言其邊帥則黑王相公見者

弼亦封還

詞頭上意解以言其邊帥則黑王相公見者驚心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邊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方常呼其名以

驚小兒 小范老子聞之破膽

范仲淹帥陝西軍中有謠云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

膽以言其郡守則一琴自隨成都清節

趙抃守蜀惟以一琴一鶴自隨

一硯不持端溪美政

色極守端州舊守緣歲貢數倍奉權責極貢數足不持一硯

以

言其縣令則宦寺索牛以理拒之

吳育知襄城縣宗室宦官上冢或夜索牛

駕車公曰牛不可得也

衛士縱馬以法杖之

范純仁知襄邑縣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

者公捕而杖之

著之於國史班班可紀噫盛哉雖然生聖明之

世負君子之名砥節礪行分所當然猶未見其盛也若

夫陳執中本俗吏也首薦吳育代居揆席君子賢之況

不為執中乎

蘇公曰陳執中本俗吏能薦異育自代

孔宗旦本酷吏也叱

罵蠻儂甘死如飴識者稱之況不為宗旦乎

仁宗時儂智高執孔

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乃大罵遂被害宗旦始官京東與李道徐尚同等四人為監司目曰四瞪人多惡之

而能立節乃爾猗歟休哉士君子而為此未足為人材之盛鄙

夫庸人而若此深足為慶也噫豐邑之仁數世用之慶

歷人材不特用於一時而復見於異日嗚呼遠矣哉治

平之初主少國疑之時矣當時天下悻悻呼吸之間有

雷有風有存有亡而韓魏公屹然中立親扶日轂垂紳搢

笏神閑氣定而天下不敢言不敢議韓公本慶厯之碩

輔也

言行錄

熙豐之際陽消陰長之時矣新法之行趨者

瀾倒同已者進異議者斥而蘇公諸人首立赤幟臺府

論列至為一空而小人終知公論之不可磨蘇公本嘉

祐之名賢也

蘇軾嘉祐中登第至熙寧間王安石行新法蘇公力攻其非時文彥博韓琦司馬公

呂公著諸賢交口論列皆斥去臺府至為一空

元祐之初改絃易轍之時矣程

范二公慮有朋黨章呂小人窺伺間隙而溫公奮然任

怨不暇他恤拯溺救焚而天下知太平之有日溫公本

嘉祐之諫官也書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思甚拳拳於
今之士君子

元祐人材

觀古靈之薦藁而後知元祐人材之賢

長編熙寧九年
哲宗初即位古

靈陳襄薦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章藁司馬光韓維呂
公著乞詔還詞苑或居經幄蘇頌宜居編修孫覺李常
范純仁可充侍從蘇軾曾鞏可備文翰孫洙進擢脩注
王存顧臨可屬危難林希可以編撰李師中可當邊帥
傅堯俞有諫諍之風胡宗愈文醇行修劉摯置之文館
虞太熙可充臺閣程顥可備風憲劉載薛昌朝當置臺
閣張載學行脩明蘇轍學與文稱軾靜厚過之孔文仲
性醇行粹吳育端良質實吳恕器識深純林英有才與

行孫奕士行林旦力行鄒何觀文德之黨碑而後知元操履唐垌才翰鄭俠敢言

祐人才之盛

紹聖間元祐黨籍自司馬而下百餘人遂州立碑又劉元城曰元祐黨止七十四人

餘皆非是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之培植也深矣蓋自

太宗設三館而已示作成之意

紹興十一年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

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畢出為國名臣

仁宗設六科而遂有飛躍之效

子由龍川志曰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俊者爭論國政長短

天地涵育雨露洗濯碩

德名公霧滃雲集流而為數世之仁者此也然新法一

唱正人繼逐而人材沮於貶竄間新法一行士心日變

而人材壞於胎卵中世道荊棘天下茅葦嶺隅海表落
落如晨星之相望所幸碩果不食陰剝陽復而士之元
氣復春矣元祐天子磨洗舊習二三大臣極力推轂駸
駸乎慶歷之盛噫偉哉方元豐之八年也召呂公著於

揚

元豐八年揚州召呂公著乘傳赴闕

召司馬光於陳

元豐八年樞密院司馬光為門下侍

郎自陳州召還言脩身治心之要

二老來歸衆正相慶孫覺之方正李

常清之有守劉摯之資性端厚王巖叟之素有才氣則

呂公所薦也

元豐八年呂公著薦孫覺方正有學識可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范純仁勁氣可充

諫官或戶部侍郎使議青苗等法李常清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巖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言事御史

趙彥若之博學唐淑問之難進自餘如

韓宗道晏安止范純禮或以行義或以文學則司馬公

所薦也

元豐八年司馬光言竊見劉摯公忠剛直始終不變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脩飭傳克俞清

介安貧滯淹歲久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強禦唐淑問行已有恥難進易退范祖禹溫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節操潔正雖不敢遽言大任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自餘如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巖叟晏安止范純禮蘇軾蘇轍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伏望紀其姓名各隨器能任使至元祐之元年也詔文公彥博則有副我虛寧之語

元祐元年詔文彥博曰卿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聞四夷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刑宜疾其驅副我虛寧詔書到日可肩輿赴闕詔范公鎮則有為我強起之詞時授太師平章軍國事

元祐元年賜范鎮詔曰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瞻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御雖篤老乃心王室母憚數命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人入侍

為我強起鮮于侁梁燾則任左右諫議元祐元年鮮于母或憚勞鮮于侁梁燾則任左右諫議元祐元年鮮于

夫梁燾為左朱光庭王覲則任左右司諫元祐元年朱諫議大夫

諫王覲為諫垣之有人也張舜民黃庭堅則擢校理張右司諫

朱晃補之則擢正字館職之有人也元祐元年十一月

畢仲游趙挺之並

為集賢校理孫復梅穎張舜民並為秘閣校理張耒晁補之劉安世李昭玘張察並為正字畢仲游等十二人

並以學士院李常之拜戶部則天下知朝廷不忍於征召試充選也

利元祐元年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用蘇軾之除文士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

翰學則出於先朝之眷愛元祐元年蘇軾為翰林學士初宣仁謂軾曰先帝嘗謂卿

奇材今日范祖禹之為侍講則為講官之第一元祐元年所以擢卿

俞為侍讀而用著作郎范祖禹兼侍講時祖禹在經筵色和氣柔為講官第一程伊川之性學

高明則任校書元祐元年程頤蘇轍之操守端方則任以布衣為校書

起居上見庶職皆有人也明年則丁隲以不附新法而擢

正言

元祐元年丁陽為右正言自行新法即不肯為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各稱之陳師道

以名公交薦而擢掌教

元祐二年徐州布衣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充徐州教授先是蘇

軾傳堯俞孫覺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故有是命

彭汝礪亦以衆

賢爭稱而擢舍人

下見

又明年則呂大防范純仁為僕射

元祐三年四月呂公著為司空呂大防為左僕射范純仁為右僕射

豐稷趙屺為臺諫

時

稷為左司諫論荆王願奢侈監察御史趙屺與稷同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屺浹背劉安世為言

路

時劉安世為諫官論胡宗愈凡二十次論列

至四年則安世力薦傅堯俞

素有德行得大臣體

時宣仁后令梁燾劉安世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於是燾安世共奏

傳堯俞素有德行得大臣體
蘇頌學問該博練達典故

蘇頌學問該博有聲先朝

至五年則范祖禹屢薦韓維可居經筵趙君錫孝行鄭

穆純正鄭雍端潔

時范祖禹四劄薦韓維可居經筵蘇頌可任經筵蘇軾可居尚書趙君錫

孝行書于英宗實錄士夫所共知鄭穆館閣老儒操履純正鄭雍謹靜端潔言行不妄宜署左右

六年

則楊康國賈易姚勔列居風憲而言路愈振

六年楊康國為左司

諫賈易為侍御史安世為監察御史姚勔為右正言

七年則顧臨孔武仲呂希哲

呂大臨錯列朝著而朝綱日正

七年顧臨為侍讀讀寶訓論鈔法之便四月范

祖禹言孔武仲學問該博呂希哲呂公著之子公著言此子不欺暗室可備勸誨呂大臨是大防之弟脩身好

學如古人呂純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茲數年間朝廷清明居廟堂

者屹然泰山之具瞻任言職者凜若秋霜之在望也氣和色柔君德日長無愧於翠幄之任論駁封還小人冰覲無數於青瑣之寄六部繩聯而無事之不舉庶府星布而無弊之不革外而州縣之小吏微而管庫之末任皆師師然有羔羊之風豈不盛歟然君子所惜者諸賢彈冠之秋熙豐小人投閑置散其乘間俟隙有日矣元祐諸公操戈太甚反起異日朋黨之禍戲薄之語亦小

忿也主正叔者攻子瞻主子瞻者攻正叔

呂陶言明堂賀教訖兩省

官欲弔司馬光程正叔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子瞻戲正叔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大笑結冤之端自此始也 吏額之爭初無他意也而主

微仲者攻革老主革老者攻微仲

劉摯字革老為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

與僕射呂大防微仲議不合已而摯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語他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如門下之力居多然士大夫趨利者交構其間謂大防與摯有隙造為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大防曰行有請矣摯乞出外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擊之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自吏額始 不知今日之相攻正為攻我

者之資鷸蚌相持漁者之利諸君子獨不念及此耶噫
元祐而為紹聖君子方惜其天意之剥紹聖而為建紹
君子又喜其天意之復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四

宋 林駟 撰

玉牒

玉牒之書何記乎記大事也以紀帝系以載厯數以籍
昭穆蓋將綿天地亘古今為不朽傳也以書政令以記
戶口以別封域蓋將以理亂興衰之大驗固與之為消
長也有大制誥有大冊命凡關於事之大者皆錄之又
將使進退取舍予奪廢置揆之人情而安布之冊書而

信也嗚呼亦重矣

續會要脩玉牒官無定自掌脩皇帝玉牒凡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歷數

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又四朝志宗正脩纂牒譜圖籍其別有五一日玉牒以編年之體叙帝系而紀其歷數凡政令賞罰封域戶口禮文祥瑞之事故瑤編金軸崇藻飾也寶鑰

縹囊謹緘護也耆儒宿學假以歲月重成書也編摩告

備寵以優爵示有敬也是書之隆重如此則關係治體

而寄其深長無窮之意者顧不多哉

會要凡玉牒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金

軸銷金細羅縹帶黑漆金飾匣紅綿裹金鎖鑰又淳熙臣僚劄著之金版藏之邃殿典領之於大臣如是其嚴也愚嘗攷設官之本末為書之沿革與夫圖籍之或分

或合藏籍之有始有終有可得而論者蓋唐玉牒本宗
正之職開成始別置官其倣唐制或以宗正卿領其事
或命知制誥掌其職與夫以學士典領者咸平祥符熙
寧之制也其分隸宗正與夫置使以領者元豐大觀之
制也其提舉以宰臣充修以待從纂修以宗正卿少而
下則見於紹興之初者如此其不置修書檢討獨以少
卿丞編脩既而宰臣提舉而脩書之一員仍舊則見於
紹興之末者如此在乾道則以參樞提舉初不專係於

宰相在今日則提舉有監修有修玉牒有檢討皆以宰

臣侍從他官兼至於纂脩則卿丞簿皆與此則玉牒設

官之本末也

唐本宗正之職開成後始置修玉牒官聖朝祥符九年以知制誥劉筠夏竦為修玉

牒官自後置一貲或二貲熙寧三年皇帝玉牒十年一修玉牒並以學士典領自元豐官制行分隸宗正寺官

紹興十二年襲舊制始以宰臣一人提舉修玉牒官一人以侍從兼凡宗正卿少而下悉與修纂二十九年詔

玉牒所併入宗正寺更不置修玉牒官檢討官以本司少卿丞同領編修事詔玉牒所宰臣提舉依舊修書官

一貲同宗正卿丞修纂更不置檢討官紹興三十二年詔尚書左僕射陳伯康提舉編修玉牒後或以參知政

事簽書樞密院兼權提舉乾道元年錢端禮以參知兼權蔣芾以簽書兼權

皇唐玉牒之號

肇於開成為書一百一十卷者李衢林寶所撰也其襲唐憲度用編年法者咸平之制也其以成書十年一進者熙寧之制也照用日歷指定修書則又見於熙寧者如此以玉牒聖政抄送史院則見於元符者如此其在舊制所書之條例者凡十有一其在紹興以來臣僚所定之條例凡九若親祠若游幸若大除拜若大慶賞若皇子公主之出降封冊若大事之類皆大書特書此則玉牒為書之沿革也

續通典唐開成三年脩玉牒官李衢奏聖唐玉牒與史冊並驅立號

建名期於不朽乞特創嘉名敕以皇唐玉牒為名又續
會要脩皇帝玉牒凡編年以紀帝系又中興會要熙
寧三年玉牒十年一進脩又元豐六年詔宗正寺修
玉牒詔用日歷所文字並指定所書而今本所節錄元
符二年宗正寺丞陳覺民乞將先帝玉牒
內聖政令本寺修玉牒官抄寫餘見上

唐始置圖譜

官其譜自武德者柳芳之所撰也其譜自永徽者柳景
之所續也於是永泰有譜天潢源派有圖在我國朝至
道時則梁周翰所編也在祥符時則始屬玉牒趙世長
所請也於是皇屬有籍仙源積慶有圖宗藩慶系有錄
其曰宗枝屬籍者蓋皇屬籍也迨至紹興合而一之謂

之仙源慶系屬籍總要此則玉牒圖譜之分合也

中興本末

紹興十一年卻大受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
續慶圖曰宗藩慶系錄曰宗文屬類建炎南渡寺官失
職舉四者而逸於江浙陛下比命重修仙源續慶系屬
籍總要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於昔獨玉牒未修望
命有司討論於纂脩之所則咸平始纂於秘閣既而祥
是始建玉牒所纂脩之所則咸平始纂於秘閣既而祥

符建殿于新寺既又脩於編修院之西閣所以便國史
也嘉祐則脩於宗正寺廨熙寧則於三班院既而從編
脩院者用祥符之舊也元豐則以隸宗寺紹興中間始
特建以纂修之所既而併於宗寺者用元豐之舊也屬

籍之樓見於咸平慶籍之堂創于景德曰圖曰錄歲以
供龍圖天章寶文者則舊制也是則置局藏籍之終始

也

職源聖朝祥符六年始設局置官倣唐制也八年建
玉牒殿于新寺景祐元年宗正寺脩玉牒官李淑申

請詔以編修院廳西閣子充修纂玉牒之所時李淑言
前脩玉牒馮允亦是兼編修會要蓋緣國史玉牒事節

須要照會所以只就編修院修纂熙寧三年玉牒於三
班院置局後從編修院自元豐官制行分錄宗正寺官

紹興間始噫觀祖宗之所已書知祖宗之所由治謹方
建玉牒所

來之所未書異方來之所大治必也麟趾振振螽羽蟄
蟄而後無愧於帝系歷數昭穆之譜朝廷清明民物阜

安而後無愧於政令封域戶口之記衆正翔集群邪覘
消而後無愧於冊拜制誥之書萬世可法天下可誦鋪
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愚願拭目以觀

會要

昔淳熙廷臣之進會要也其表曰考貞元會昌之作至
藝祖而後成叅慶歷熙寧之編逮慈皇而載續愚嘗因
是而推原其由是書始於貞元之蘇冕繼於會昌之崔
鉉至建隆初王溥取宣宗以後故事又從而推廣之此

唐會要之源流也

自唐德宗貞元間蘇冕始為唐會要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本

朝建隆初王溥取宣宗以後故事并蘇崔所錄共為二百卷文理簡當太宗嘉之

自建隆至慶

歷凡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由慶歷至熙寧凡三百

卷則成於王珪元豐而至政和以續脩會要為名則汪

大猷刪定之建炎而至紹興以中興會要為名則陳騏

編類之此國朝會要之源流也

寶訓寶元二年上以蘇冕典章有足考者乃詔

史官纂國朝建隆以來止慶歷二年凡制度沿革大小畢錄為會要百五十卷慶歷四年監脩國史章得象上

之又職源本朝會要自建隆至慶歷四年成一百五十卷章得象上玉牒編修又長編元豐二年宰臣王

珪上國朝會要三百卷 仁宗時脩會要自建隆止慶
歷二年一百五十卷 熙寧初珪請續之凡十二年乃成
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 又職源乾道四年
詔尚書左僕射陳駿卿兼提舉編脩國朝會要五年秘
書少監汪大猷等言蔡攸所脩國朝會要除將熙寧十
年以前章得象王珪所修重加刪改外其自元豐至政
和止得帝系后妃吉禮三門攸所修吉禮緣當時議論
好惡不同妄有刪改以近時好乞令本省再加刪定兼
今來續脩斷自神宗其五朝會要內有熙寧十年內事
亦合重行編入以續修國朝會要為名從之六年中書
門下有言國朝會要已修至靖康詔令自建炎元年接
續至乾道五年九年秘監陳騷言編類建炎已後會要
至紹興三十三年六月十一 列帝系於其先編蕃夷於
日成書以中興會要為名

其後禮樂輿服之目秩秩乎不紊學校職名之條繩繩

乎可攷總而類之門而分之唐與我朝同此書也亦同

此名也

王洙會要總類十五帝系三卷禮三十六卷樂四卷輿服四卷學校四卷運歷瑞異各一卷職

官三十三卷選舉十卷道釋四卷食貨十六卷刑法八卷兵九卷方域八卷蕃夷一卷王珪會要凡二十一類

如后妃王洙入在帝系然唐自德宗武宣而後治少亂中王珪自為一類之類

多大綱不舉故其書雖備而無取國朝自藝祖列聖相

傳之盛豐功茂德照映今古故其書相稱而無愧愚敢

端拜而論之唐之言帝系也顏真卿以謂皇帝則盡有

大聖之號皇后則盡有順聖之號議禮之士病其繁多

不經其視我朝建隆之尊四廟祥符天聖之加號祖宗
盛德大功為如何況今繼志以彰孝治備禮以奉慈極
寶冊徽號輝光日星唐虞禹益之傳姜姁太姁之德又
何加乎唐之郊禋曠歲而不舉張九齡至謂郊禋常典
猶闕其儀而有怠於事天之語其視我朝定南郊行禮
之圖徹黃褥遮道之飾用綉文鹵簿之儀見郊祀門其
精神享帝又如何況今嚴禋致祠以享神祇討論盛典
光華史冊又何愧宗伯所掌者乎唐於食貨之事載之

會要大率苛取橫歛而已故裴守真以為太府聚天下之財而國用有缺司農理天下之財而倉庾不充其視我朝賜租於乾德減六州之稅於開寶免開封之租於

咸平

賦稅門

其損上益下裕民足國又為如何況今培

植國本以寬民力則八政食貨之書又不足言矣噫國朝之德業如此治功如此則成書所載當以唐虞三代論不當以唐論也信矣然嘗論之天下有公是非則所書皆實事天下有公毀譽則所載皆定論宣仁之善政

始不能以自明而終明於尊堯之集

宣仁誣謗事為蔡京悻筆所汙至陳

瑩中作尊堯集始定

金陵之私史始固未免於失實而終實於時

政之記

紹聖間蔡卞以金陵實錄私史歷宗劉至紹興命范冲以實錄刪定之

且熙寧十

年以後之會要其所議論本於時好故不定於蔡攸之

私筆而定於乾道正論興起之際

見上

嘉定三年以前

之會要其所刪集之大者在於黷姦更化故不定于曩

時未更化之前而定于已更化之後

見上

噫是書之作

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示子孫奕世之典抑亦公

道大明而後皆直筆也愚故併及之

實錄

實錄之名何始乎稱於漢而定於唐也愚嘗究其顛末
矣漢人抽蘭臺之秘藏發金匱之舊籍曰本紀則係天
下之統曰世家則係一國之紀曰列傳則係一人之事
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雖出入
於歷代之事而實褒貶西漢之治此漢實錄之號也是
則漢之書亦詳矣然帝紀列呂氏不能無譏於房閨之

政八書著封禪不能無憾於登封之舉禮書盡錄荀子是長樂等儀非儀也樂書止載戴記是昭容禮容等樂非樂也漢之實錄得無不足於漢之治乎史記唐高祖之二十卷敬宗撰之房元齡脩之太宗之六十卷顏嗣元脩之長孫無忌又增之憲宗之四十卷則潤色於既濟父子之手德宗之五十卷順宗之五卷則粉飾於蔣乂韓愈之筆此唐實錄之書也是則唐之書亦備矣然敬宗之曲筆未免有失實之嫌韓愈之直書又起後來

竄定之議唐之實錄果能直紀唐之事乎唐史嗚呼業

鉅而辭淺固不足以揄揚其萬一文浮而實泯亦豈紀

錄之真哉漢唐之制陋矣惟我國家聖聖相承豐功茂

德輝映史牒名實相稱萬古不磨蓋自搜尋有詔訪求

有命而實錄之書益備

會要咸平元年詔曰太祖誕膺丕命啓肇皇基恭惟實錄將示

無窮而筆削非工多所漏畧先命張洎重加刊定其書未成近因搜尋備見疎簡命呂端錢若水表成以楊芬

烈又至道三年命錢若水脩太宗實錄若水言自太平興國已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言淳化五年以前親

決萬機不聞于策府請降詔求訪從之提舉以宰臣脩撰以侍從檢討校

勘以本省官而實錄之官益重

會要提舉實錄院之置蓋自治平元年以宰臣

韓琦提舉脩仁宗實錄熙寧九年以宰臣曾公亮提舉修英宗實錄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九年二月以上神宗哲宗徽宗實錄始置院以宰臣一員提舉修撰檢討官無定員檢討官以本省官或他官兼而修撰官如史官例十二年詔史館提舉討司承受等并官吏並併歸實錄院或置院或寓史館或罷館而歸院而實以罷史館也

錄之地益崇

見上

名山登載鏗乎二典之並傳寶閣分

華煥若祖孫之炳耀嗚呼盛矣哉我藝祖之開天下也披棘蕩榛規模萬世太宗之守文治也廣聲績功有光

前代故興國三年李昉扈蒙趙璘幾之同修所獻者會要

太平興國三年命李昉扈蒙李穆董淳趙璘幾同修太祖實錄五年書成凡五十卷淳化五年乃命李至張洎

同修太祖實錄咸平元年呂端錢若水李宗諤趙安仁之同

脩所上者皆鋪陳乎此也咸平元年命呂端錢若水表辭帝曰以卿前修

太宗實錄甚為周備而太祖朝事盡漏畧故再命卿修撰又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同脩撰端罷李沆

繼咸平元年錢若水所上八十卷祥符九年王旦所脩

二書皆終始乎此也會要至道二年命錢若水脩太宗實錄若水言自太平興國請降詔

求訪從之咸平九年八月書成凡八十卷又祥符九年王旦言兩朝實錄有未備者望降史官增修詔可

真宗以清淨治而民物又安仁宗以安靜治而風俗醇

厚故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之百五十卷

而大典惟恐其不謹也

寶訓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李維晏殊所上凡一百五十卷宰相

王欽若等表上

熙寧二年冬韓琦所上二百卷而金匱惟恐其

不副也

熙寧二年韓琦等表曰仁宗在位四十餘年歲紀綿久注記盈多先帝撰述賜下求以丕承夙

愧多聞繆塵聖選不能昭星斗之觀副金匱之藏昧死奏編經營失次其所修仁宗寶錄二百卷事月日卷上

進英宗以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則三十卷之昭昭可

攷者曾公亮領之也

熙寧二年曾公亮表曰英宗以上聖之資撫高世之行度越前王憲

章來衛聖上申命儒臣俾知撰次臣捧詔惴慄迨茲
暮歲僅乃成篇其所修英宗實錄共三十卷上進神

宗天資高美動法三代則正史之久鬱復明者范冲定

之也

中興本末紹興四年上欲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常
同言范祖禹之子冲知其本末乃召冲上諭宰執

曰二史失實非所以傳後朱勝非曰神宗史添入王安
石日錄哲宗經蔡京蔡卞之手今脩之足以彰二帝之

盛美矣秋范冲條上宣仁誣謗事且奏曰臣親奉玉音
議熙寧之法度則曰神宗之意初實不然言紹聖之繼

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于是辨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
盛何可不明思道君之重明為奸臣之所誤安得不悔

願明詔群臣示之好惡詔付史館六年范冲言重脩神
宗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奉詔別為考異一書

明辨去取之意以辨誣為名從之八年神宗實錄用何
愉刊正訛謬六月詔前脩詳畧去取未當令本省簽貼

進哲宗元祐之治雖汙於卞京之手而終潔於紹興之

四年也

見上

徽宗崇觀之事本出於蔡京之姦而卒明

於紹興之三十二年也

中興本末紹興八年詔修徽宗實錄以左僕射趙鼎提舉鼎奏

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又曰崇觀之失不歸蔡京使何人任責十二年高宗之初詔修徽宗實錄至是纔成六十卷秦檜上之

中興再植宇宙蓋耳目所接未遠則紹興嘉泰諸臣所

定亦可覆也

嘉泰二年高宗實錄二百三十卷起紹興十七年之正月迄紹興三十二年之正月

孝宗之揖遜宏模懿範實人心所共知則嘉定諸臣所

潤色者亦可見也

嘉定十二年詔
脩孝宗實錄

隆名美號昭乎日月

之照臨深仁厚澤蕩乎天地之覆載襲六為七作宋一
經蘭臺石室有直筆而無隱情寶軸牙籤有全冊而無
遺典微夫漢唐之史也視我朝之盛德全典鏗鐫炳煥
不亦慙乎

溫公之學

誦公之行事者曰今人不及須求之古人

韓魏公語錄
文潞公書言

君實作事今人所稱公之學術者曰三代而下公一人
不及須求之古人

而已

劉元城語錄或云三代而下宰相學術溫公一人而已公以為如何公曰學術誠然若相之才所以

圖回四海未敢以為第一蓋當時正人多短于才所謂愛而知其惡也噫公何以得此名

哉吾嘗求其操履大致矣平生所行不外乎誠無欺心

也

劉安世從溫公學數年一日問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曰其誠乎吾生平行之未嘗須臾敢離故立朝行己

俯仰無愧耳

平生所為可語諸人無私心也

晁無咎云司馬溫公有言吾無

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

夫惟心之無欺也已正物正精

粗一致意誠國治本末一理君其不我信乎夫惟心之

無私也視國猶家夷險不變待人猶己公私無間人其

不我知乎此公至誠自得之學見於立朝行己之間也

授以翰林而辭翰林

神宗即位擢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力辭上諭以卿有文學何辭公

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西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舉進士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

出遣內臣強公受告公不得已乃受授以樞密而辭樞密
韓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密副使

竟辭不受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君實云自古被這官爵引得壞了名節不少一日神宗有無人才之嘆蒲

宗孟曰人才半為光以邪說壞之上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惟見

此一人他人則遣之去亦不肯矣 非矯情也禹益伯夷之遜也善韓公

而非韓公

龍川志云治平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無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馬君實時為諫官極

言不便持劄子至中書堂魏公曰今已降敕勝與民約
永不充軍戍邊矣君實曰朝廷屢失信未敢為信雖光
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可信君
實曰光終不敢奉信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曰君
何相輕甚耶又光與韓琦在仁宗
朝同論建儲在神宗朝論新法
善范鎮而非范鎮寧熙

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二公蓋相
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蓋二公用舍大節
皆不謀而同如仁宗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
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
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于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非
身不能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也范鎮墓志非

褊心也稷契臯陶之忠也此處已待人之道然耳至愛
君之大節憂國之至情俯仰無慙神明可質真一代之

標準也建儲之議人所難言言之者亦未必力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如公幾人哉自為并倅已獻三章繼入諫
垣復抗累疏雖仁宗亦稱他人所不及也

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

國嗣未立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上疏
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
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
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
可復返願公以死爭之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上沉思久
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
敢及耳至嘉祐六年復上疏

上大悟詔英宗判宗正寺

新法之行人所同爭爭之

者恐未必力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如公幾人哉始諫不

從奮然補外再諫不聽浩然居洛雖荆公亦稱其言不

變也

公力論安石新法不便垂拱登對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守御史臺國子監上曰卿何得出外光曰臣

必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與安石素善但自執政違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蘇軾輩皆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然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後判西京留守御史臺遂居洛買園以獨樂名之又荆公嘗曰自公之愛君何吾行新法始終言不可者惟司馬光一人

其終始不易邪雖然此未足以知公也改絃之際公豈

不知朋黨之禍邪而拯溺救焚不暇他恤且曰天若祚

宋此必無事是言也天地實臨之

劉先生語錄公曰溫公當揆路日蓋知後

必有反覆之禍曰然變法當如救焚拯溺何暇論異日
事又聞見錄公欲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小人以父
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垂歿之頃公豈不念身
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後之事耶而憂國忘家不能自己且曰四患未除死不

瞑目是言也鬼神實鑒之

元祐元年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

跋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公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辭至九月薨

公之憂

國何其禍福不變耶雖然此亦未足以盡公也何者公

之至誠格於匹夫公之忠信行於蠻貊公之清忠粹德

凜凜異日之景仰茲所以為公也兒童知名且重君實

東坡作溫公獨樂園詩兒衛士加額歡呼相公庭公赴闕
童誦君實走卒識司馬

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至民遮道呼噫
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觀之

賤隸且稱之況君子乎大遼伶人敬公清名文潞公謂溫公曰彥

博昔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
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徒

仆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契丹伴使慕公忠亮呂晦叔曰

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契丹伴使慕公忠亮呂晦叔曰

昨使契丹彼中接伴問副使狄誥曰司馬中丞今為何
官誥曰今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曰不為中丞耶聞

是公甚忠亮晦噫遠人且敬之況吾國乎凜然遺像後
叔以著於語錄

人尊仰畫公至有致富

公既沒京師民畫遺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

皆遣人之京師時刻之黨名異時立石鑄工不肯受役
畫工有以致富者元祐奸黨并元符黨凡三百七人起司馬止王仲基上
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詔蔡京書須諸路立石
長安當立石召石工安民者刊之安民辭曰元祐大臣
如司馬光者天下謂之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銘
也府官欲罪之安民曰被役不敢辭噫異日且慕之況
乞不刻安民後世以安民為罪也當時親見乎然則公何以得此名哉曰微之顯誠之不
可掩也如此夫

康節之學

不觀明道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內聖外王之道

言行錄
明道訪

康節歸謂門人純明不觀了翁之論無以知康節為在
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心之學

聞見錄陳瑩中書康節先天圖心法也其詩曰
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

足言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為本
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

愚嘗求其源流矣有義

理之學有物理之學有性命之學是學也蓋北面李挺

之而得也然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潛思於夢寐興居

之際探義文於方冊中探造化於指顧頃公之所自得

者又多矣

辨惑挺之聞康節好學自造其廬問先君曰
子何所學先君曰為科舉進取之學耳曰科

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義理之
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曰物理之外

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且因神農取益取噬嗑
願受教於是傳其學於李挺之

黃帝堯舜取渙取隨而知畫前之易曰畫前元有易刪

後更無詩則所學不在書而在理

龜山語錄堯夫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

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孔子所發明者言之如神農取益取噬嗑黃帝堯舜取渙取隨當神農黃帝堯舜時重卦未畫非畫前有易邪以起震終艮明文王之

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而發揮先天之學其

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則所學不在書而在心

此公義理之學然也

陳瑩中書康節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蓋先天之

學本乎伏羲而備乎文王故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
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
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卦
又按先天圖乾坤與否泰艮兌與咸損震巽與恒益坎
離與既濟未濟常相對
共為十六卦餘見上
杜鵑之聞至微也而知世治之所

關熙寧戊申堯夫聞杜鵑啼不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
東南為相以文教亂天下此禍非六十年不已未幾

王介甫召自江寧介甫所建明經術法令至建
炎戊申方熄此事又見聞見錄但不言戊申
春雷之

鳴至隱也而辨其所起之方
程氏遺書邵康節問伊川
曰今年春雷何處起曰起

處起詠楊柳之風氣象灑落有吟風弄月之趣
上蔡語
云云

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
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推牡丹之數曾次洞達有

致知格物之妙此公物理之學也

步里客談司馬文正種牡丹邵堯夫曰某

日午時馬踐死是日及午馬廐中馬絕纏仆之

聖飾性而不加增狂染性而不

加損既發明孟子性善之旨

康節雜說曰性如是無有相見無有聲臭無有小大

無有廣狹以萬寶采飾之而空不受其飾無所措手而加飾以糞穢而汙染之而空不受汙損無所施其汙染

也是以聖飾性而性不加增狂染性而性不加損孟子指性善也以謂人之生有不學而知不慮而能今有赤

子卧于空室饑則乳之不見一人不交一語試問之孰為汝親赤子蠢然不知方其乳哺者教之既久親愛之

心生豈非性哉

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又發

明孔子性習之說

同上康節曰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甚衆未嘗有一言及於正性非無性

也無有自性也若有自性則愚者常愚不可以為智智者常智不可以為愚其實無自性故不可以不習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性如美田種藝耘耔灌溉之功猶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書曰習乃性成只在一念論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曰皆情也非性也克與罔耳論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節觀物外篇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于性命不足謂之學論韓子之上中下三品曰皆習也非性也此又公性命之學也雜說康節曰韓子之言性有上中下三品其所以為性者五仁義禮智信則有當其名者矣性如水中泡膠中清陰中影水中月決定是而不可得鷹之鷙橘之甘若有自性則鷙橘其苦不可移也自習而名上中下可也以正性為三自同時不知公者往往以為神仙之學豈品不可也

知公之所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曾謂公為幻惑

之流歟

陳瑩中答楊中立游定夫書康節云先天一圖心法也世人求易于文字至語皇極以為考數

之書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二十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同時者目具人為神

仙後來者名其書為考數皆康節所不知也

後來所不知者又以為考數之

學豈知公之所學本乎心或於心外欲觀休咎而已曾

謂公為卜筮之術歟

康節觀物外篇康節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由中起萬化萬事生

乎心也先天學生乎誠至誠可不然邢和叔欲傳此學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謂道

公告以虛心滌慮

辨惑邢和叔從康節學援引古今康節曰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曰當虛

心滌慮程氏性學淵源公則慨然欲授之邵康節曰天下

伯淳正叔果神仙乎抑至誠乎果數學乎抑心法乎天

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後之欲求其學者當
於此詳味云康節詩

歐蘇之學

昔蘇子序歐陽之文曰宋興七十餘年斯文終有愧於
古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洗磨故嘉祐以來文章始盛
者歐陽子之功也

文集蘇軾序歐陽之文曰韓愈之後
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天下尊之曰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洗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而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李廌記蘇子之言曰方今太平文士輩出要使文

有宗主昔歐陽以是任與某故元祐以來文章愈盛者

蘇子之功也

李廌記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天下太平

文士輩出要使文有宗主昔歐陽以是任與某異日文章盟主責在諸君子亦如文忠公之傳授也蓋嘗

攷其所自來矣國初襲五季之陋氣習卑淺體製浮靡

衲被之譏君子所羞

楊億為文用故事令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擬拾所錄人

謂之太崑之嘲為天下笑

為天聖以來穆脩尹洙歐陽倡為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

其有揚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劉筠倡之於前楊億和之於後雖柳

仲塗穆伯長始尚古文而猶未變也

聞見錄本朝古文柳仲塗穆伯長首

為之倡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子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韓文學之蓋公為古文則居師魯

也歐陽子祖韓昌黎之謹嚴習師魯之簡古

歐公書韓文後曰余

少得昌黎文集後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

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又事實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守西都起雙柱樓觀關者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先

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止用五百字可讀公之文如游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自此始為古文

帝舜之庭聽簫韶之樂夏擊雜陳而節奏雍容人以為

是文也精純典雅之文也故一時化之鉤棘之句變而

渾厚

嘉祐二年歐陽知貢舉先是進士習為奇怪鉤章棘句浸失渾厚脩痛加裁抑及榜出輩薄之士群

聚誠斥或為祭歐陽之文然文體由是少變

險怪之詞革而平易嘉祐文章

所以一變者非歐陽子之功而誰功

筆談嘉祐中士人劉幾好為險怪之

詞歐陽公惡之會公主文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默之既而果幾後幾年公

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廷時亮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及

唱名乃劉輝人曰此幾易名公愕然因成其名故曾南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人謂積近於學改為蘊

豐之殺蘇東坡蘇頲濱之通數君子皆出公之門而其

文亦鏗然名家也

東都事畧歐陽脩以高明博大之學興起斯文大章短篇與詩書春秋相

表裏自是臨川以王氏為宗南豐以曾氏為重眉山以蘇氏為師而文章之學于今為盛唐有韓愈之功宋得

歐陽子之力夫豈偶然也哉

國朝自熙寧之間黃茅白葦幾徧天下

東坡文集王氏新學行云黃茅白葦幾徧天下

牽合虛無名曰時學荒唐誕

怪名曰時文

聞見錄荆公用事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勝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

百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王氏作之於前呂

氏述之於後雖當時能文之士亦靡然丕變也

王安石呂惠卿

法新蘇子尚古學之源流排新經之破碎讀公之文如

駕千里之駒而御以王良造父之手豪縱奮逸而疾徐
中節人以為是文也雄渾瓌偉之文也而一時化之穿
鑿之說謹守注疏好異之學變為正論元祐文章所以

一新者非蘇子之功而誰功

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盡
廢新學凡經學盡守注疏

不敢自立怪
說文體一變

故山谷之文奇而工淮海之文直而婉文

潛之文深而靜無咎之文潔而騷無己之文簡而肅數
君子皆履公之庭而其文亦粹然出正也世之好訶詆

人物者謂歐陽子醉翁亭記未免有賦體之累不知公

之此記特戲筆耳蓋不自以為奇也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

蓋戲云耳又不自以為奇也而妄庸者亦作永叔語云平生為此又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書記退之又不能為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
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秦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又謂蘇子新書麗句未免有嘲詠之過不知公之所

諷特陶情耳初不害其為文也要之論二公者當以救時行道為高立節著名為尚而平居游戲之筆適意賦詠之詞蓋不足為公累吾觀歐公方其司文衡也痛革

天地軋萬物茁之病

見上

其為翰苑也托諷於禱除祈

祝之辭其有裨於風教也不少

高宗時綦崇禮言歐陽脩立朝以諫諍為心若

春日帖子蓋宮禁門戶禱除祈祝之辭異時作者不過誦德歌福而已至脩乃中含規諫嘗讀脩之詞有曰陽

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有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戒上以節盤游也

蘇

公買燈等疏力論當時之弊隱然有一唱三嘆之音書

溫公神道碑首言西方之兵寡而黃河之流以復識者

知其胷中有天下之體可以超宇宙排海岱其自立氣

節也為如何

並見蘇文

噫此歐蘇之學所以絕唱古今

也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
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則吾豈敢

關洛之學

理學

張敬夫記濂溪之祠也曰先生起於遠方超然自得二
程先生推明究極其學則知二程之學本於濂溪信矣

張敬夫濂溪祠堂記周茂叔起于遠方超然自得本乎
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
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禮樂刑
法可舉而行於是二程先生推明究極其學游定夫

書程氏之行也曰先生有妙質聞道甚早橫渠張子厚

友而師之有虛心求益之意則知橫渠之學得於程氏

信矣

游定夫書程伊川行狀云云先生有妙質聞道甚早橫渠張子厚友而師之云云又龜山跋橫渠與伊

川簡云橫渠之學出於程氏而閩中諸生尊其師欲自為一家故予錄此簡示學者大抵有濂溪

則有二程有二程則有橫渠吟風弄月名利俱釋二程

盖有得周子再見之後

明道先生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共談道學渙然自足橫渠盖有得於一見程子之日

橫渠

少學孫吳後從范文正學中庸又後貫師友淵源千載穿百家及見二程共談道學渙然自得

而下尚可想見夫同一源流則同一學術同一學術則

同一議論可也然嘗觀數先生平日之所談論之所趨

向未能無疑焉且主於太極與靜者周子之學也

太極圖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二程既學於

濂溪溯其立教不言極而言仁不言靜而言敬程氏豈

為彎弓之見哉

明道論仁如殺種生之性程氏論敬曰主一之

謂敬主於仁與敬者二程之學也橫渠既得於二程究其

為說又不主於二者而主於禮張氏豈為操戈之說哉

橫渠教人以禮

及以數書而紬繹之則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未

見其為異者周子論靜無不動天下歸仁君子悉有衆
善無不愛且敬何嘗不本於仁與敬乎

通書程氏論動

容周旋主於禮未嘗欲其形如死灰何嘗不本於禮乎

語錄橫渠論至虛之實至靜之動與夫仁者安靜等語

又何嘗不與周程相出入乎

理窟

嗟夫堯舜相授不外

一中大禹叙疇名曰皇極至子思則又於中庸發明夫
子鳶飛魚躍之妙中也極也即夫子所謂中庸也曾謂
周子太極與靜非程氏仁敬之論耶顏子先博文而後

約禮則自明而誠曾子先忠信而後傳習則自誠而明
至孟子則一以誠身明善為主明也誠也即孟子所謂
誠身明善也曾謂程子曰仁與敬非橫渠主禮之論耶
嘗謂數先生之學未嘗不同也而所以啓後人之疑者
闕洛之人自尊其師之過也為程氏之學者曰二程講
論問答見於遺書者未嘗及於太極圖使後人疑程子
之學異於周者未必非此言始晦菴跋太極
篇曰云云為張氏之
學者曰橫渠之學不出於二程使後人疑張子之學異

於程子者未必非此言始

程氏遺書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

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願兄弟無是事噫指伊川之說以

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無是事

聞見錄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千百條託為

議康節之學此康節之所深戒歟

雜書數千百條託為

伊川之說意欲前無古人于以重吾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公張橫渠皆斥以為未至但以康節為數學亦安知

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豈中立定夫亦惑於此歟太諫公反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巡許遠同為

忠義兩家子弟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故并為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若子孫可勿辨乎

然嘗論之關洛之學致疑於後人者固諸儒議論之過

見信於後人者亦後儒指明之功夫洪範曰極易曰太

極可謂盡矣而周子又加無極於太極之上近代儒宗
又從而釋之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
為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虛而不能為
萬化之根本何其詳且盡耶晦翁語錄明道伊川橫渠教人
切至曰敬曰一明矣而程夫子又示人曰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近代儒宗又告其學者曰講究涵養如車
兩輪廢一不可晦翁語錄何其簡且易耶噫安得深知關洛
者與之語闕洛哉

關洛之學 經學

中庸解義蓋程夫子親筆也心不自滿且火其書則知

於經也為不苟

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周子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悉焚之矣

易一傳蓋程夫子晚年也學者請授尚覲學進則知於

經也為不輕

伊川晚年作易傳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

嗚呼先生於聖經也

深矣蓋自咸陽一燭編殘簡斷漢儒紛紛蛙鳴蟬噪其所壞者不少國朝慶歷而上士以詩賦取科第於經學未暇也慶歷以來文學彬彬周子之通書伊川之經傳

橫渠之理窟而伊洛之門又相與講明之而道德之言

藹如也自今觀之西風而雨悟密雲不雨之意理義養

心得敬以直內之說則得於易者雖數也亦理也

伊川語錄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晚此理須是自東而北自南而西
則不雨何者東北陽也陽倡而陰和西南陰也陰倡則
陽不和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則是陰先倡也又
明道先生曰古之所養心者皆廢今獨理義養心耳敬
以直內是
涵養意
兔微物耳可起八卦梅粗迹耳可知乾坤則

得於易者雖理也亦數也

遺書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

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從中起古聖人之取神物
之至者耳又遺書早梅冬至以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

發生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个陰陽升降大節然或逐枝則有一个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个乾坤也

以七九為進君子以六八為退小人是不知有自然之

數不有程氏誰其辨之

程氏遺書先儒以六為老陰以八為少陰固不知介甫以為進

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安排義理也此是定陰陽之數九六只取純陰純陽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

陰以九四為武王觀兵以九三為湯武知位可至是不

知有本然之理不有程氏誰其正之

遺書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無

義理義理無觀兵之說亦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

豈可以兵脅其君只是太誓序云十有一年正經惟十有三年先儒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

前序一字錯便是後三字錯同上知至至之如今學者知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幾也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殺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其深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於易之理數也歟喬飛戾天魚躍于淵此言周人作人也讀之得理學之妙二程語錄詩云喬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言如此氣象周人作人以此秉心塞淵騄牝三千此言衛人坰牧也讀之得心學之善伊川語錄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如言秉心塞淵騄牝三千又如騄之詩駒牧是賤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駒牧而必無邪者文王至德者也以靈臺為始受命則蓋非此不能駒牧

辨其不知文王

橫渠理窟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文王之於紂

事之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義且不明何有義理哉

周公至仁者也以破斧

為真破斧則辨其不知周公

橫渠正蒙訓破我斧缺我戕言四國亂離烏能有為

徒破我斧我戕而已周公征而安之者此愛人之至也

其得詩之旨趣也歟夏社

之遷人皆曰湯實為之君子曰欲遷者非湯其不可者

湯也召公之不悅人皆曰周公實致之君子曰召公實

不安於心周公無可疑也

程氏遺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為聖人不容有妄

語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為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魯

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災此制必始於湯也伊川語錄
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書稱召公不悅
何也召公初稱為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悅
耳豈有召公之賢不知周公乎詩言刺朝廷之不知者
為成王耳泰誓之不書商歷者以見紂罪自絕于天舊所未

論此則論之伊尹之始立太甲者以外丙仲壬幼而不

立舊所未辨此則辨之達矣哉論書之學也

程氏遺書泰誓書何

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之正今之正月不書
商歷以見紂自絕于天矣又遺書伊尹受湯委寄太
甲如不終厥德可廢也然則始何不擇入德之門無如
賢蓋外丙四歲仲壬二歲惟太甲長年

大學大學其學之門戶乎中庸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中

庸其道之總要乎

伊川語錄唐國見伊川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

此篇僅存

又伊川語錄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禮之達禮之成吾

得之禮運禮器禮之洒掃禮之應對吾得之少儀曲儀

至矣哉傳記之學也

橫渠正蒙曰禮器則藏諸身吉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

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又呂氏童蒙訓後生學問須會曲禮少儀等學

洒掃應對進退之事

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吾

得之程明道

龜山語錄正心一事若深知而體自有其效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

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明道常曰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造乎此

知三代致治之意始可講周官經世之務吾得之楊龜

山

龜山語錄熙寧君子皆通世務而所取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

勝今之論者多以三代為言然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此

周官之典精矣王氏之欲行周典彼烏知哉

見上

春秋

何以始世儒之說紛如也龜山曰王者之迹熄則知春

秋之始

龜山語錄春秋始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

之崩在隱公三年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時平王東遷泰離降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春秋何以終世儒之論不一也伊川曰聖人有所因而

作則知春秋之終

伊川入闕語錄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為感麟而

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亦以此終如畫卦因圖書果無圖書八

卦亦此春秋之經明矣彼王氏欲罷春秋彼烏知哉安王

石罷春鳴呼伊洛經學豈特為漢儒訓詁之習乎程門

書傳崇寧小人禁錮不講或者已卜其異日之事

崇寧間蔡

京用事禁錮胡氏春秋建炎中興秘閣珍藏君子知有

中興之脉

高宗好春秋胡安國解春秋詔藏秘閣

其有關於世道也不淺

誠不可以訓詁待之也

程氏黨論

觀歐陽尹師魯穆伯長之說作古文以變崑體學者爭

師而世莫之議

天聖以來穆脩尹洙歐陽脩倡為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又聞見錄本朝古

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倡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子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古文示

之又曾南豐蘇東坡王臨川皆歐公門人也觀安定太山徂徠之徒明經學

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議

胡安定瑗慶歷中教學者在湖學弟子以

數千計錢藻劉彝范純仁皆出其門孫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師之石介字守道耕徂徠山以易

教授吾程夫子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自致知

至於知止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何負于人哉而天下
往往輕有鄙筴之論何也大抵木高則風必摧行高則
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孟子不可疑也而
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辭謝之表
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則夫子不
以毀譽芥蒂也明矣

伊川辭謝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

之與蘇同尊堯舜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
程氏者攻蘇子主蘇子者毀程氏此其故何耶愚嘗推

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蓋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

之始也

呂陶言明堂賀赦訖兩省官欲弔司馬光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

歌則不哭蘇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衆大筵結怨之端自此始呂公有事質問

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之此又立敵之端也噫蘇固

非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為得也何者策問

之語未足以譏子瞻而朱光庭必斥其非舜民之事不

可以及呂陶而賈易則力勅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水

炭之意歟嗚呼程夫子以太空止水處吾心以虛舟飄

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為是屑屑之忿蓋

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游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

祖禹非與蘇同里乎曰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也

蘇子瞻眉

州人范祖禹成都華陽人本同蜀居范祖禹嘗曰朱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黃庭堅非蘇之

門人乎曰瀟溪灑落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

黃庭堅本蘇之門人世謂之蘇黃嘗作瀟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

初不為噫先生之名雖可毀先生之道固自若不然何人害東

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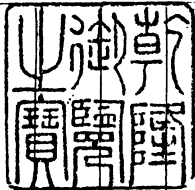
之游皆正人細忿小嫌特水上之漚鑑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者元豐小人投散置閑銜怨刺骨乘間有日諸賢不悟操戈相攻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罷鵠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

子所深哀也

聞見錄哲宗即位羣賢畢集忠厚不擾底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

故當時有川黨洛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以梁燾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賢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皆訕子瞻執政兩平之時退元豐大臣于散地銜怨刺骨陰相間隙而

諸賢不悟自立黨相毀至紹聖初章子厚為相以為元祐黨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獨立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無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五

宋 林駟 撰

朱氏之學

元祐初元擢用橫渠人曰吾道之幸不知異日節惠之

謚此所以為幸也

哲宗元祐二年陳襄薦三十六人張載預其列又至寧宗嘉定間謚節

惠建炎中興召用龜山人曰儒學之榮不知異日文靖

之封此所以為榮也

高宗建炎二年召楊龜山胡大抵又後謚文靖

榮其身於前不若顯其名於後行其道於一時不若流

其澤於異日此君子當求源流深長之論昔我宋龍興
五星奎聚九江之下舂陵之墟有周子出焉繼而得程
張又繼而得胡楊尹馬又繼而得晦翁朱夫子嗚呼道
學之傳至晦翁而益盛者非天耶近而閩浙遠而巴蜀
千里裹糧樞衣函丈遺訓格言家傳人誦方淳熙之盛
時也芝詔親訪蒲輪屈致入而談經翠幄有陳善閉邪
之敬出而持麾外郡有學道愛人之用然未足為盛爾
孝宗朝謂朱氏樂道安貧遂詔用之始任至嘉定之更
南康軍次任浙東倉又次任憲復除侍講

化也掃清異說之荆榛開明正學之日月藏其遺書而

想典型之存錫其褒謚而發潛德之馨然亦未足為榮

耳

寧宗朝嘉定初詔晦翁四書藏之秘監謚文公

何者夫子之學上補治道下

扶名教此其功豈易報哉我主上心傳道統躬行實理

講讀夫子之遺書慨慕夫子之高行乃形奎畫乃發天

語乃畀隆職乃封穹爵吾道生榮墟墓有光此與太祖

初基首贊孔顏同一意也

近寶慶二年二月主上親批云朕觀朱熹中庸大學論

語孟子四書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有志講學前哲典型深維慨慕可追封信國公贈太師謚如故又太

祖建隆間作文自贊孔顏愚嘗覽遺編而起敬想高節
餘七十二子命近臣贊之

而景仰竊窺所學萬一而鋪繹之其為詩易四書之論
著也求其本義攻其末失黜小序明卜筮風諷比興必
正其體彖象經傳必析其旨求古人垂訓之心析諸儒
不一之說纂以精義辨以或問附以輯畧別以章句以
論語首篇為入德之本以孟子七篇為言性之書

晦翁論語

集注學而篇此古人入德之門又孟子集注以守常
孟子告子篇言性最詳然觀七篇皆是言性

為中庸之要以致敬為大學之原

中庸或問序或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

言之而子以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其義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其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又大學或問序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為小學者無此固無如以涵養本源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如親見聖賢傳授之旨而無拘儒固滯之非其視周張二程之經傳大抵發其所已言而及其所未及言也其為儀禮經傳之通解也自王氏廢罷儀禮獨立傳記是以儀禮惟有士禮數篇僅存王侯大夫之禮皆缺傳訛襲舛世實病之自是而後儒生之誦習者知有禮記而不知

有儀禮士大夫之好古者知有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也分章句附記傳大而邦國王朝之儀次而士庶喪祭之目制度區別條理明白其視劉棻姚闢蘇張數君子之所述作大抵明其所未明備其所未備也

詳見晦翁儀禮解

其為通鑑綱目也取溫公編年之書律春秋

記事之法一事之疑若決蓍龜一字之簡凜乎斧鉞別

周末之僭王明昭烈之正統天下知其有名分之嚴

按綱

目周末諸王皆別出獨昭烈首為正統與溫公通鑑異

揚子雲而係之以莽狄仁

傑而係之以周天下知其護名節之重

按綱目以揚雄附王莽以狄仁

傑附武后與通鑑異

綱舉而不紊目張而不繁其視司馬溫公異

辭而同旨也語錄之書則辭旨從容往復詰難其辨愈博其義愈精遠而談性命道德之妙近而論洒掃應對之粗讀之者如承謦咳而侍燕閒此與伊洛之門風旨必錄蓋無愧也家藏之集則鋪陳義理吟詠情性長篇短章璀璨前後潛德發而姦雄誅其文切於衛道皮剝落而筋骨在其文恥於徇時讀之者知其奏金石而諧

韶護此與穆柳之流文集並傳又遠過也是數書者得
於操存涵養之頃而著於述作問答之餘本於精神念
慮之微而形於言語文字之際此觀其書當觀其所以
書也抑嘗聞之師曰此數書析而言之則各為一書合
而論之初無異致蓋其教人之法以大學語孟中庸為
入道之序而後及於諸經不先之以大學則無以提綱
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
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

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此易詩
而下數書未有不本於四書也此今日宸翰褒寵亦特
拳拳於此學也然所以讀四書豈無其本哉究太極動
靜同源之旨窮西銘理一分殊之學味真趣於窓前之
草樂至理於池中之蓮挹坐上之春風想門外之立雪
寓禮於洒掃應對之間主敬於喜怒哀樂之頃則有心
胷之書而無筆舌之書矣愚敢書紳以誦

法帝王

魏冠講唐虞此韓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以古道告其

君韓文致君堯舜上此杜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以古

道勉其君

杜詩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夫天生聖人錫以聰明睿智

之資復生賢臣稟以高明正大之學明良一堂更相告

語當以唐虞三代望其治不當以目前小康而自足當

以稷契皋陶待其身不當以功利陋習而自處則君臣

之望塞矣愚觀漢唐以來帝王盛治影滅響息非特其

君無遠大之想而亦其臣無責難之義稽古未遑如文

帝則不敢為

文帝贊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

雜伯自任如宣帝則不願

為

宣帝紀

此固其君之責若武帝之上嘉下樂氣亦銳矣

汲黯贛直人也面斥其君以奈何欲效之語使帝平時

廣大之志皆發而為神仙宮室之舉

汲黯傳

太宗遠冀堯

舜志亦壯矣封德彝世俗人也力言三代以後難化之

道雖帝勉強於帝王之說不能無惑於法律伯道之論

魏徵傳

嗚呼自薄猶可且薄其君寧忍之乎接帝王之統

於如綫之餘振帝王之澤於頽波之中吾於國朝君臣

有望焉因四凶之去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則有意於堯

舜之治

寶訓太祖讀尚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止從竄殛何後代法網過為靡密也

因昌言

之拜而思諫者切中之言則有意於大禹之道

寶訓淳化二年

上曰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倘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大禹之拜誦說命師古之言

則高宗其心也

寶訓淳化五年講說命上曰尚書治世之道說命為最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傳

說傳說言簡真良相也因誦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

講罔命正人之說則周王

其心也

寶訓皇祐五年講罔命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與而治道成是意

也雖帝堯之考古帝舜之稽古亦不是過此祖宗以堯

舜三代望其治者何如哉以至誠為本而不及功利則

以堯舜期其君

程顥語錄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

之事朕以勤儉為懷而治不難到則以大禹期其君

聖政

孝宗時林機講禹貢云觀禹貢之書立為經常之制天下樂趨而不厭當以大禹勤儉之德為懷治效不難到

上曰人主苟有陳傅說而勉其師古則欲君為高宗也

寶訓端拱元年羅處約上疏臣讀傳說之書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皆謂順考古道致乎

平講洪範而告其三德則欲君為武王也

帝學英宗召王廣淵書洪

範於屏因訪廣淵論洪範得失廣淵進張景論七篇上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御臣之柄尤為善論

是意也。雖伊洛之格君孟軻之敬王，亦不是過此先正。以臯夔伊周待其身，又何如哉？抑又論之行帝王之道，在祖宗固已無愧，致帝王之治在祖宗亦無慊。太平之功，堯舜不及此，陳瑩中之言也。則我朝成法又同符而一揆也。

孝宗序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

夫祖宗功德輝映

瑤編神謨，聖畧崢嶸寶閣所纂者，非一君所法者，非一代而太宗仁宗孝宗拳拳於三聖而不敢越者，以其易知易行。正堯舜揖遜文武授受之家學，歟？抑又論之太

甲無忝於成湯皆伊尹格心之學成王歷知先公之艱

難非周公之功而誰功此又大臣相與勸戒之意也熙

寧天子有志潤色安石素不快於仁宗者也唱為祖宗

不足法之說

元城語錄安石云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

呂惠卿迎合

於安石也立為一年一變法之說

長編英宗讀蕭何曹參事司馬光曰曹

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惠卿進說咸有一德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

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三十年一變者有百年一變者前日光言非是雇後一行而祖宗之

後法壞保甲一用而祖宗之兵法壞青苗一興而祖宗

之所以愛民者至是盡壞

見新安石諸人不能逃其咎

嗚呼安得文彥博司馬溫公諸人與之論守法哉

聖學

論聖學之博不若論聖學之精論聖學之勤不若論聖學之專嗟夫遠稽古典近參家訓採遺文於墜闕之餘萃鉅帙於編摩之後似博矣然求簡牘之陳言而不考義理之奧旨得口耳之粗迹而不究心胃之實學則博所以為雜也漏下咨訪夜分談論講唐虞於細旃之上

玩周孔於遺編之間似勤矣然一暴未幾而十寒之已
至學奕方勤而鴻鵠之已移則勤所以為惰也何者帝
王之學與經生異致謹于天命人心之際立辨於君子
小人之情以法祖奉親為大本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不
以位為樂而以斯民不被澤為憂不以身為恤而以天
下國家得所安為念學云學云豈言語口耳云乎哉然
是學也樂便嬖則壯心沮無警畏則戒心忘踈賢士則
正論拂喜任好則舉錯偏愛惡私則檢士入好慾衆則

孝敬衰此心術之大累而學術之所由邪正也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可以知成湯聖學之精且專而湯之所以
精專者商書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蓋聲色易以惑此
心貨利易以壞此心興言及此則學之日新又新也宜
矣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可以知成王之精且專而成
王之所以精專者無逸曰無滛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
曰無迷酗于酒蓋逸觀游田易以喪此心酒亦易以惑
此心彼惟謹守厥訓則其學之能顯德行也宜矣甚哉

人主一心攻之甚衆也可不謹哉後世人君未嘗不知學也未嘗不欲為湯成王也六經之表章百家之罷黜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年固也然一事征伐則此心已肆於窮黜矣一興土木則此心已縱於奢侈矣一惑長生則此心已荒於神仙矣何怪帝學之不雜並本紀文籍之討論名儒之訪問見於太宗開館之初政固也然浮屠之立則此心不能不惑於異端矣射獵之好則此心不能不縱於游畋矣雪恥酬仇之誇詡則此心未能不

馳騫於遠畧矣何怪帝學之不懈本紀嗚呼心學不傳

帝王之學棘榛久矣寥寥千載能嗣其傳者惟我國朝

乎夫經史講論足矣而且或節孝經之要語呂公著家傳哲宗時

公著於尚書論語孝經中或取伯陽之緒言事實淳化五年上讀

老子語近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或進陸贄之奏議聖

甚有益治身治國之道並在其內或進陸贄之奏議聖

孝宗讀陸贄奏或覽貞觀之政要實訓慶歷八年進祖

訓進讀足矣而且或披仁宗之二圖長編元祐五年范

元年出御製觀文鑑古圖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觀

三朝訓鑑圖二圖必有本願陛下鑒此可以見善惡

或閱太平之總類

祖禹帝學興國八年語宰相曰史館所脩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將

親覽

或上帝學之三卷

見上

或上三朝之聖政

石介聖政序三聖之

德三朝之政國史載之備矣臣慮國史紀之至繁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吳兢作貞觀政要臣故作三聖聖

錄此足見聖學之博夫講學經筵可矣而復有宮中之

觀書

長編元祐七年王岩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

有禁中之

日課

中興本末紹興七年上曰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有日課

有退朝

之覽奏

仁宗

講學常時可矣而復有夜分而觀書

事畧太宗

臨政之暇觀書為樂每至夜分手不釋卷

有炎暑而講經

實訓天聖四年上謂宰臣王曾曰比

以大暑罷講適召孫興說書卿等可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

明有風雨而親御經幄范祖禹帝學神宗天資好學自強不息禁中觀書或至夜分自

熙寧至元豐日御經筵風雨不間此足見聖學之勤矣噫論其博不若

論其精論其勤不若論其專何以言之酒嗜音范祖

禹援此以告其君則誦之而無數范氏家傳范祖禹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肯者再三飲食

宴樂林瑀借此以誘其君則斥之而不聽寶訓慶歷二年瑀撰周易

天人會元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瑀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

以飲食宴樂臣欲陛下頻出宴夫嗜音也宴遊也此蓋遊則合卦上駢其言遂斥之

君心之酖毒一去一取聖狂天淵其學之精為如何情

慾之節有得於易之損

寶訓仁宗讀易至損君子以慾忿室慾上曰人之情慾皆生於

陰陽節之在人

逸豫之戒有得於書之無逸

帝學皇祐四年講無逸上曰朕深知

享國之道宜戒逸豫

夫情慾也逸豫也此又伐心之斤斧端本澄

源天真湛然其學之專為如何大抵自古不患學術之

不正而患心術之不純不患心術之不純而患外物之

易誘我祖宗不溺情於羅綺妖冶之色不悅耳於淫聲

艷詞之樂不惑於刀鋸虧殘之習不喜於脂韋巧佞之
說驗之以旦夜之氣體之以清明之德警之以中庸大
學之學守之以暗室屋漏之誠是理也此正舜之業業
禹之汲汲湯之日躋文王不已之意也易之乾乾詩之
於穆書之精一記之不息之旨也昔程子在元祐講筵
專以正君心為本元祐初伊川為崇政
說書首論正君心文公在淳熙經
幄首以誠敬為勉朱晦翁淳熙在經筵為侍
講論中庸大學誠敬之旨此正帝王
之家法也今天子日御翠幄奎章陸離有朕方有志於

學之旨且以中庸大學語孟為本則魏冠森侍者宜以程朱之所告君者告君則無負天子亦無負所學矣

聖製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其妙聖人之文與天地同其工方蘊而為道也醞籍乎仁義道德之旨涵蓄乎禮樂綱常之端古今治亂得失之旨有以博其見萬物變化生成之蘊有以養其思此如天地之歛為元氣渾淪磅礴而不可窺其秘也及發而為文也布造化於紙上散陽和

於筆端婉穠襲經憂韶切韻滿心而溢而不足以費其精神肆筆而成而不足以役其念慮此如天地之散為風雲為雨露為日月河漢而不可揜也是故是文也當以天地論而不當以經生學士論當以聖道論而不當以一技一藝論當以彌綸造化膠輅宇宙論而不當以辭藻為工製作為巧論夫伏羲之八卦非八卦也蓋天地之機緘陰陽之蘊奧胥此焉出大禹之九疇非九疇也蓋彝倫之本原皇極之旨要於此乎見夫豈如後世區

區然學為如是之文哉且後之所謂文其形於歌詠也

或為歌

武帝天馬芝房朱鳥陰陽之歌

或為賦

魏武帝登高必賦唐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

無忌

或為樂章

漢武帝造雅詩皆成樂章

或為詩句

文宗召柳公權聯句人皆苦炎

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開成二年賜裴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

柱石哀憂

其寓於述作也或為論

魏武帝作典論二十篇

或為序

唐元宗作孝經序

又唐嘗美謝樞文召見欲作賦先為序篇言天下又安

或為書

魏武帝作兵書

數千或為範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

非不知雕琢之工也程度之嚴

也然正心誠意之學已墜於文墨之中危微精一之妙

不關於言語之末噫可嘆也我國家奎星應治文風振
古列聖相承靡敢暇逸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惟儒館是
闢聲色服御無所玩好惟文墨是娛天葩濔藻崢嶸於
文府之秘瓊章寶字輝煌於傑閣之嚴猗歟休哉愚嘗
拜觀真宗之盛製也進士有詩

祥符二年賜知舉晁迥
已下詩云禮闈選士古

稱難都為陞沉咫尺間較藝清
時公道在掄材應得惠人寰

崇儒有論寶訓祥符六
年以崇儒術

為君難為臣不易論示王旦先是陳彭年因奏對上曰
儒術汙隆其應甚大國家隆替何莫由斯秦衰則經術
道息漢興則學校興行彭年曰陛下聖言足以為
天下訓可著之於篇翰頃之以二諭示陳彭年

所以

振文教之隆龍圖有贊太清有記所以示圖籍之尊

龍圖

閣藏太宗御製
真宗自為贊

歌寫念農

寶訓祥符十年上作閏農歌
又作十一經詩賜近臣和

吟詠貴食

見上

所以重邦本之貴然真宗之文非專於

文也觀其與王元之論文而極論王者之文且謂彫織

之言豈足軫慮則知我真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充歟

真宗與王禹偁論文謂王者之文云云彫
織之言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

又嘗拜觀孝

宗之聖製也喜晴託詠

孝宗新春喜晴詩末聯云平生
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

勤規恢秋雨述懷所以述規恢之志

秋雨述懷末句神
宗應未遠當繼沛

中詩播冷泉

孝宗作高宗冷泉堂古風高宗親跋之大畧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脩業如雲升川

增一日千里豈待義方之訓師保之功

吟寫郊禮所以述孝敬之念孝宗作郊

禮詩十章

用人著論

乾道中御製用人論

秘閣著詩所以表敬臣之心

乾道五年幸秘書省賜詩

然孝宗之文非泥於文也觀其序高宗之

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則知

孝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積歟

孝宗序高宗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

求之渾渾之書率而行之庶幾於治云云惟大猷是經惟舊章是循

不特真宗孝宗為然

也作文宣贊作究國贊重聖道也

金坡遺事太祖作文宣王贊曰王澤下衰

文武將陞尼父挺生河海標異

又自贊頌子時車駕親幸國子監賜趙普詩

長編興國八年上賜

趙普

賜楊億詩眷大臣也

太宗賜楊億詩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

非藝祖太宗之製乎著危竿喻

寶訓慶歷四年御延英作危竿喻述居安慮危

之著鑒古記謹保治也

仁宗康定二年親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

草親征

詔

高宗草親征詔有謂秦無人之類

草討賊命志中興也

高宗討賊命有逗留稽慢

誅之非仁宗高宗之製乎故龍圖太清太祖太宗之所藏

也天章寶文真宗仁宗英宗之所藏也敷文煥章華文

徽宗高宗孝宗之所藏也

太祖文宣王兗國公二贊太宗成石之銘所謂清樓之御

製玉容殿之御集藏於龍圖閣者是也真宗文宣王之
贊正說之篇向敏中所集李虛己所編藏於徽猷閣徽
宗之文藏於敷文閣高宗之文藏於煥章閣孝宗之文藏於華文閣儲之書林鬼神呵護
布之天下臣民傳誦如圖書肇於河洛而疇卦演其奧
也如雲漢麗於層霄而萬物覩其光也其視漢魏而下
哇俚混并律呂叢雜微夫斯之為文也方之我祖宗之
作不亦慙乎堯舜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
愚何幸親見之

聖翰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

也

寶慶二年主上御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賜丞相

陸機一賦此賦之美者今

日書之所以示文章之好尚也

寶慶二年正月親書陸機文賦

夫六龍

在御正天下觀瞻之始宸章一布河漢爭輝心畫一形

海宇仰望如非上關於治道下切於風教又何必屑屑

於翰墨之間哉此愚於今日得其書又得其所以書也

嘗謂古者有心於道而無心於書其後有心於治而亦

無心於書又其後於書加詳而道與治若無與焉噫君

子可以覘世道之盛衰矣且河圖之畫以道之所寄也
不得不形於書聲銘之字以德之所寓也不得不託於
字石鼓之文以功之所形也不得不寓於文萬世而下
盪人耳目與天地同其久與日月爭其光者豈非道之
待書而著耶故曰有心於道而無心於書也十札之書
頒及方國倣吏治也飛白之字賜及近弼禮大臣也漢光
武一札十行頒及方國又太帝範之書貽示後嗣重
宗飛白書鸞鳳冲霄字賜馬周
國本也太宗貞觀中作帝範十二篇以勉太子刑政教化之旨在是法度

典刑之意在是真情實意之拳拳懇懇者莫不在是故

曰有心於治而亦無心於書也氣龐道駁文存意泯臣

工筆法君臣相忌

宋武帝王僧虔以書法君臣相忌

君得戈畫臣皆稱

慶龍翔鳳翥體非不精也霧捲霞舒筆非不壯也然殫

精竭誠於毫釐之巧而絕無正大之學寫情陶意於點

畫之粗而類無高明之見故曰於書加詳而道與治無

與焉者此也嗚呼以禮樂為管以天常為筆而後可書

以心為畫以道為工而後可書否則一點一畫果何益

於事哉昔王文正公之語士遜也曰皇太子不必學書

夫書不可闕也學以為巧則非帝王之書

長編張士遜嘗言曰皇太

子學書甚好而王文正公正色折之以為皇太子不必學書

孝宗之奉高宗御書也

曰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者可謂

至矣夫書不可無也無關於道則非有益之書

孝宗聖政噫

我祖宗之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要也且孝經

一書百行之本則書之以勒碑陰曰將以垂世教也

寶訓

太宗嘗有草千字文書賜李至至請換刻上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破碑俾周興嗣次韻非垂世立教之

道孝經百行之本朕臨民奉法吏治之要則書之以賜
常親書勒之碑陰

棘寺曰將以厲吏治也

長編淳化四年太宗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

方可書為勞績又別書三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

玉堂四字以寵翰林則有意

於重文辭

元城語錄淳化二年上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簡榜於廳額上曰此為翰林美事

秘閣二字以寵秘書則有意於重閣職

長編淳化三年李至言願比玉

堂之署賜以新額乃此太宗之翰太宗之意所寓也歟

飛白秘閣二字賜之
以文儒之字賜張方平以博學之字賜張錫無非示文

學之勸

長編慶歷八年學士張方平上奏答手詔所問上異之書文儒二字賜方平又皇祐元年張

錫講書禁中上嘆其博學
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以端敏之書賜王舉正以日

新厥德之書賜張士遜無非為臣下之勉此仁宗之翰

仁宗之意所寓也

歟蘇軾文慶歷賜王舉正端敏二字蘇軾記云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

寶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
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又曰日新厥德蘇軾為之贊

不特此也高宗親翰輝映胄監天下之所共覩

淳熙四年臨安

府建閣安頌太上皇御書石經
以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為名

又書中庸賜進士書孟

子列屏幃則聖經有光焉

高宗嘗書中庸二篇賜進士又書孟子列於屏幃書

趙充國傳以修營田書羊祜傳以脩睦鄰則前史有榮

馬編年錄紹興三年上書趙充國傳以修營田之政同上七年書羊祜傳賜秦檜寧宗奎畫寵

示外廷士夫之所敬仰故易簡二字形之天筆則知有

得易之妙經寧宗嘉定間嘗書易簡二字示近臣有臺一章錫之台袞則

知有得詩之本意寧宗嘉定間嘗書有臺詩賜丞相噫天下固有不寶

烏號之弓而寶此筆不藏曲阜之履而藏此書今日王

褒之頌陸機之賦燭然於初政之世者愚意源流於家

學也

敬天

古人以天自處而求在我之天後世以天自警而求在天之天嗚呼誰謂世道愈降而有棄天棄天之意乎夫雨暘寒燠吾之五事風霆流形吾之志氣是吾之舉動皆天也天祿天爵吾則代之天刑天討吾則奉之是吾之政事皆天也吾其可求於冥冥之中乎是故古人以天自處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吾誰欺淵默雷聲尸居龍見吾誰欺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帝即心也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天即我也一言之微一行之細曰吾無愧於

心則無愧於天矣一賢否之黜陟一賞罰之榮辱曰吾
無忤於人則無忤於天矣此堯之欽天舜之敕天湯之
六事自責文之純亦不已無非求在我之天也至後之
以天自警也雨暘之不時是以有決獄之命星文之示
變是以有罪己之文減膳徹樂美意也必因災異而後
見蠲租求言盛德也必因譴告而始形倖福而為善懼
禍而不為惡是雖未純乎天而亦知畏乎天此文帝之
蠲租太宗之釋刑無非求在天之天也並本紀若夫以

天命不足畏者論之旱乾之變天心仁愛也且以乾封

之祥而自文名曰褻天

武帝紀時大旱帝以為乾封之祥遂改元乾封

廟屋之

壞天意警懼也反以行與壞會而自釋名曰棄天

明皇出幸

廟屋壞姚崇曰行與壞會

平居未變之前既不能以天自處一旦既

變之後復不知以天自畏此武帝之褻明皇之棄君子

所以深憾也嗚呼聖人不作知天之學不傳矣愚幸國

朝有見焉夫祥瑞之應漢唐君臣動色稱慶也獲麟作

歌芝房有詩薦之天地告之宗廟盖侈之以為美談我

祖宗獲麟入貢此為上瑞而曰時和俗阜乃為上瑞奇

獸無益也

寶訓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共一王也蓋天下一統

之應太宗曰珍禽奇獸無益於事但得時和歲豐人安俗阜乃為上瑞令養于後園不欲宣布於外此事長編在雍熙

元年異草來獻此為至寶而曰豐年為瑞賢臣為寶異草不

足尚也

長編皇祐三年無為軍獻異草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虫禽之

異鳥足尚哉知軍免罪

夫無微福覬祥之心則平日之所自脩者

吾身而已而天瑞何與焉夫災異之譴漢唐君臣文過飾非也久旱下詔日食求言告之中外播之臣民蓋自

金匱要略卷之五
以為盛舉我祖宗不雨徹樂禮也而曰恐飾虛名不若

夙夜精心也

長編慶歷三年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夜聞雷遽起冠帶

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致天應若此上曰比欲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又恐近

於崇飾虛名不若晝夜精心密禱為佳耳遇旱避殿禮也而曰是亦文飾但

至誠也

會要熙寧元年上憂旱甚言當避正殿又恐妨有文飾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誠亦不須避殿

上曰避殿亦只是文飾

夫無虛文外飾之禮則平日所自畏者吾

心而已而天譴何與焉不特此也慶歷七年春旱之詔

上命學士更草曰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是語

也天地鬼神鑒觀之雖桑林之禱亦不過是

寶訓仁宗命學士草

制無以增損

又慶歷七年春早將降詔楊察既進草

上曰此未足以盡朕寅畏之意乃更其詔朕不敏於德

不明於政天威震動以戒朕躬熙寧八年直言之詔上

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灾於朕

親秉筆以累年災害一歸咎於已是詔也中外臣民感

泣之雖雲漢之詩亦不過是長編熙寧八年富弼言近日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

朝政闕失洛城士庶已歡忻鼓舞臣再詳手詔乃陛下

親筆非學士所作以至累年災害前後包括一一歸咎

於己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故星變不旋踵而滅又不特此也仁宗嘗語輔臣

曰國家雖無災異亦當常自脩警則非但因異而見也

實訓慶歷六年上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脩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脩德此天心之仁也敢不祇畏

孝宗嘗語近臣曰朕與卿等尤

當上下交脩以答天貺則非但有變而警也

孝宗聖政

詩曰

在宮雖離在廟肅肅惟我祖宗之心乎抑又論之明良

賡歌時幾是敕則君心無一日而不警君臣相諛諱言

災異其不流於玩忽者幾希方國家無事也自常情觀

之莫不居安忘危李公沆當國每朝必以水旱盜賊之

事奏聞誠恐不知憂懼也

元城語錄李丞相沆每朝奏事畢必以水旱盜賊不孝惡

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既退同列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以不美之事拂上意後告之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不方天下爭獻祥瑞也自常情處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

之莫不好祥惡異韓公琦力言災符不言瑞諫誠慮夫

意安政怠也

長編景祐四年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御製瑞芝詩儒者並獻賦韓琦言春秋之法記

災異至於祥瑞畧而不書豈不以若閔瑞諫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脩望陛下不特以災異為重至於珍符奇瑞雖仁愛所形亦望日謹一日以錙休勿休為念彼王安石以三不

足之說禍後世寧不愧死於李韓二君子哉

災祥

雲漢為虐不害中興天作淫雨宋其興焉則知災異之
來人君不足懼寶鼎作歌無補虛耗瑞雪相賀適驕唐
治則知休祥之至人君不足恃抑何也蓋天心仁愛每
寓於譴告之中而奪其鑒益其疾正天以休徵咎予也
是以聖人陟降以天自處惟求其在我之天而不求其
在天之天也歟古者雨雹風雷之變固未嘗忽而不憂
慶雲景星之祥亦未嘗欣然而自泰金縢未啓大風拔
木君臣相顧以動色洛邑已定休祥荐臻君臣警戒以

自若其所以自處者吾之德無闕歟政無失歟吾之刑
罰得中而民安其化歟而天之災祥休咎豈容置喜懼
作輟之心於其間哉後世一休祥之適至錯采續畫夸
諸臣民一咎徵之荐至君臣相告指為天數芝房之產
未足奇也彼則薦之郊廟而頌美屋廟之壞深可畏也
彼則委之行與壞會而自文閭閻之疾苦不暇問也紀
綱之廢弛不暇舉也言行之玷缺不暇脩也而古者敬
天奉天之意彼安知哉嗚呼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相在

爾室不愧屋漏盖天在我而不在彼吾之自盡者非求以無愧於天求以無愧於我也是意也其不明於漢唐也久矣欽哉之歌敬之之詩猶幸我朝有聞焉嵐州之

麟養之後園曰時和為上瑞奇獸無益也

寶訓太平興國九年嵐州

獻一角獸徐鉉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共一統也蓋天下

一統之應太宗曰珍禽奇獸無益於事但得時和歲豐人安俗阜乃為上瑞今養於後園不欲宣布于外此事長編在雍熙元年坊州之麟養之苑

中曰民安為上瑞鳥獸何足云也

寶訓雍熙三年坊州獻一角獸近臣奏曰

瑞應圖牝曰麟牡曰麒麟昔嵐州進麟也此乃麒麟也請宣示中外上不許但令養於苑中謂宰相曰時和歲豐兆

民安泰斯為上瑞焉
獸草木亦何足云
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不瑞

枯枯
聖政紹興七年劉光世奏枯枯生穗委是祥瑞上曰朝廷有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為祥瑞此

外皆不足信
異草之產可珍也吾寶賢臣不寶異草
長編景祐三年

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
臨川之圖
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昆蟲焉足尚哉

甘露不足褒也故寧罷其守使人不敢為佞
聖政紹興七年知果

州宇文彬通判嚴信孺進禾登雙穗上曰去年荒旱安
有瑞禾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

彬等可罷官
澧州之獻瑞木不足賞也故寧却其獻使人不

敢為欺
長編寶歷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歐陽修言使木不偽實是天生亦有深意蓋其

意可推也有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噫漢唐

之君飾祥文瑞作歌獻詩者視此不亦愧乎熒惑犯輿

鬼應在秦雍天子憂之曰朕念及秦民也

長編司天言熒惑犯輿鬼

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太宗謂宰相曰天文彗

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星出營室變在秦魯天子憂之曰朕念及天下也

咸平會要

元年彗出營室光三尺餘呂端言變在秦魯之分上曰朕念天下生靈豈獨在一方耶

開寶之五

年霖雨不止上曰朕闕政也是語也天地實臨之

長編開寶

五年上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曰陛下憂勤庶務有獎必

去至於苦雨為災
乃是臣等失職

天聖之四年霖雨為沴上曰朕不德

也是語也神明實鑒之

實訓天聖四年大雨雷電平地水數尺仁宗避殿減膳謂宰臣

曰霖雨為災夙夜惕厲豈朕之不德而政之不脩歟

端拱之早則減常膳走群望

甚至欲築臺以自焚何切也

政要太宗遇歲旱必蔬食減食品三之二又長編

端拱二年上以歲旱減膳徧走群望

又政要增釋淳化二年以歲蝗早詔宰相呂蒙正當於文德殿前築一

臺朕當暴露於其上三日不雨當焚朕以答天譴呂蒙正惶恐封還詔書未幾膏澤霑足蝗死

慶歷之

早上則蔬食引咎精心密禱甚至冠帶露立而不辭何

誠也

長編慶歷三年上謂輔臣曰春夏不雨蓋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引咎而已又八月不雨上

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皆沾濕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致天應噫漢唐之君不自引咎往往褻天者視此

不亦愧乎雖然此上人之責耳鳴雉之變商之大臣作訓以為戒天休之至周召且以是警告焉吾觀先正諸公熏心之論不聞逆耳之言屢戒其古大臣用心歟瑞

芝之生韓公琦有諫琦之心誠慮夫意安而政怠也

景祐

四年有芝生于化成殿柱御製瑞芝詩儒者並獻賦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畧而不書豈不以若閱瑞諫則意安親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脩望陛下時以災異為事至於珍符奇瑞雖仁愛所

感亦望日謹一日瑞星之見張公知白有諫知白之心
以雖休勿休為念

誠欲其懼亂而思危也

景德二年司天監奏周伯星見羣臣稱賀張知白言懼亂者治

必興焉思危者安必久焉今陛下思黎元之疾苦知是軍旅之勤勞誠能實茲數事則瑞星不出臣亦賀

大臣亦以休祥不足恃矣四方水旱人所諱也李公沆

當國必以變異為戒

元城語錄李丞相沆每朝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

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

江淮連旱人所惡也崔公立

獻議必以天戒為慮

長編祥符間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

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是大臣外多上雲露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

亦以災異為足戒矣明良相逢時幾是救此國家所以

上格天休而享靈長之福也盖自王欽若以符瑞惑上

聽而當時以祥瑞為美談

長編初王欽若以城下之盟幾冠準上自是常快快欽若

曰陛下當為大功業以鎮服四海上曰何得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又曰天瑞安可必得

蓋有以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意未決他日杜鎬直宿上曰河圖洛書果

何事耶鎬不測上旨謾應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上意遂決自王安石以天

變不足畏之說褻天戒而當時以災異為適至

王安石以三不

足之說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然戚綸之䟽力攻其非

大中祥符元年

王欽若上天書戚綸言流俗之人或作憑神靈或偽形
土木妄陳符命伏望凝神正道仰答天眚上嘉納之
溫公之論深辨其失而祖宗深切嘉納不為異論所惑
異時欽若安石亦自知悔矣然則災異之來正人君之
拂士休祥之應實國家之鵠毒可不戒哉可不勉哉

儀象

古人之論天者多矣有曰蓋天有曰宣天有曰穹天有

曰安天有曰昕天蓋天之說又離為周髀

蓋天形如蓋
本庖羲氏立

周天歷度宣天言天碧無質察色所謂宣夜也穹天言
天形穹隆如雞子晉時晉聳所陳安天言天在上有常

安之形晉時虞喜所說天勢南低北軒吳桃信所造周髀乃周公授於商考其制度之盡

善而可為萬世之通行者未有如渾天者也何者觀揚
雄有八事之難則知蓋天之不如渾天也觀蔡邕無師
法之譏則知宣天之不如渾天也觀好奇徇異之責則
知昕天穹天安天又不如渾天也

晉天文志

渾天之制

起於誰乎或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或云舜齊七政
所言璇璣者謂渾天儀季長創言璇衡為渾天儀王蕃
言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其後落下閎耿壽昌鮮于妄

人行於西漢張衡賈逵行於東都陸績行於晉王蕃行
於吳李淳風一行行於唐皆具精於制作者抑嘗以渾
天而考之黃帝之歷起辛卯顓帝之歷起乙卯虞舜之
歷起戊午歷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
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
道之所行非渾儀不可也中外之宮常明者百有二十
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錢樂之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

以白青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
十二度至氐四度則知其為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
則知其為大火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其為析
木以考躔度非渾儀不可也華林之置

梁華林殿前置
銅儀孔廷所造

觀象之置

後魏晁崇修
渾儀以觀星

常號最密凝暉之置

唐太宗置
銅儀於凝

暉武成之置

唐明皇詔一行
置於武成殿

常號最密偽劉曜史官孔

挺常為雙鐶橫規單規以銅為之其法見用於時也梁
帝為橫規為南軸單規為北軸以木為之其法見用於

時也唐太宗為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以銅為之未幾
易之以鐵其法見用於時也噫渾天之行於世也久矣
然設之崇臺以候天象者渾儀也轉之密室以與天行
相符者渾象也儀以驗之天象以驗之儀二者不同而
為用則一蓋不可不參稽而互考也我朝蓋兩用之矣
夫水運渾儀則古之刻漏儀也在太宗則以太平渾儀名
在哲宗則以元祐儀象名其布星辰猶渾象也其窺天
象猶渾儀也

長編元祐四年詳定水運渾儀所奏趙齊良狀宋以火德王所造渾儀其名水運乞

更水名以避刑剋按張衡謂之刻漏儀一有謂之水運
俯視圖張思順所造太宗賜名太平渾儀名稱並各不
同今新制備二器而通三用乞特賜名詔以元祐渾天
儀象為名許將言乞被有製水渾渾儀本樣進呈差官
試驗如候天不差則造銅器今校驗已得參合詔以銅
造仍名元祐渾天儀象言其後本所又言前所得渾天
儀者其外形如丸其內則有機有衡外形如丸可徧而
星辰大率若木所造渾象之製內有璇衡可仰窺天象
大率若木所造渾儀之製若渾天儀則兼二器有之同
為一器既言渾天則其為象可知然於渾象中設璇衡
使人內窺天象以占測為主故可總謂之渾天儀其實
兼儀象而有之也今所建渾儀渾象別為二器而渾儀
占測天度之真數又以渾象置之密室自為天運與儀
參合若并為一器即象為儀以同工天度則渾天儀象
兩得之矣此亦本朝備具典禮之其視璇璣齊七政之
一法也乞更重作渾天儀從之

意無愧矣嗚呼志天文不知璣衡歐陽公深以為疑

歐陽

修唐史天文志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而獨無璣衡豈其不用於三代耶不然二物莫知其為何器也賦

璣衡不知儀象沈存中所以深歎歟

筆談天文類

雖然有平

子之推算則渾天之說行於漢無一行之歷法則唐之

鐵儀特為觀美之具爾是必有張思訓文明殿之制而

後可知日月之行度

長編太平興國四年新渾儀成張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鐘

鼓樓舊制日月行度皆人所運新創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有沈括能發三司之欺而

可知雲物之祺祥

筆談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刻漏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

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其有無觀見雲物祺祥及常
夜星次須合於皇城門未發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
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近歲皆是陰相計會
符同竄奏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正歷所算躔度謄
奏不魯占候有司畢備其安否而已熙寧中予領有蘇
太史常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初有蘇
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次蘇頌行狀元祐中建請別
置渾儀因命公提舉公既邃於律歷以韓公蕙曉算術
奏用之且授以占法為臺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
設司辰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漏則司司
辰出告星辰躔度測驗不差前此未有也之二三君

子亦何愧於重黎羲和之職云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五